

# 這一棟大樓

(四幕一景舞台劇)

舞台劇劇本第一名 施以寬



施以寬

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
安徽省和縣人

高中畢業

經歷／

公務員

現職／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秘書

作品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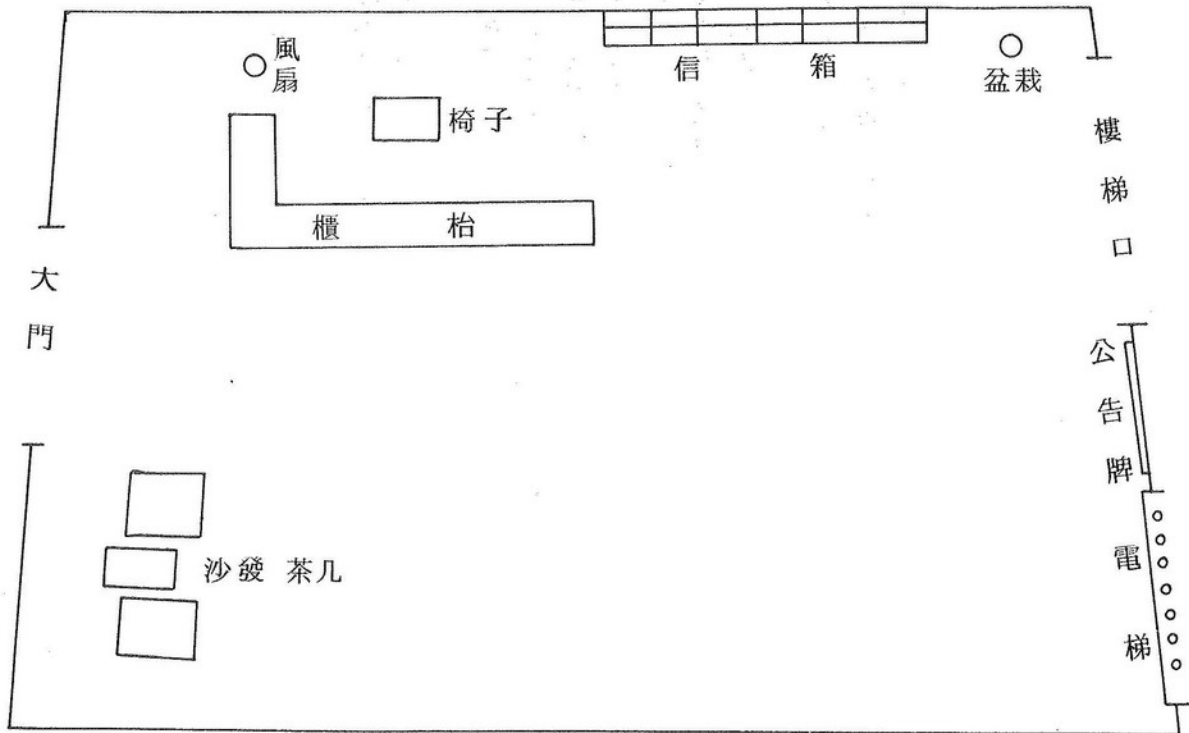
我心深處(教育部七十四年文藝創作  
獎舞台劇劇本第一名)

7718121  
229

## 劇情大綱

這是一齣群戲。描寫一棟七層樓的大樓中各住戶交往的情形，其中有關愛，有溫暖，也有誤會，有爭執，事件的發展以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國峯為連串；另外大樓管理員老子和擦地女工美幸的感情發展也是一條主線，與住戶之間的戲交錯進行，最後以喜劇收場。

# 舞台平面圖



## 人物

- 蘇永泰：(二樓住戶)四十餘歲，嗜賭。  
蘇太太：四十餘歲，任性、無心機。  
玉如：蘇之女，大學肄業生、善良。  
曹光普：(二樓住戶)四十餘歲，懦弱。  
曹太太：三十餘歲，好虛榮。  
小梅：(三樓住戶)二十餘歲，男性，好賣弄。  
蕭老：(四樓住戶)七十餘歲，熱心。  
蕭老太：六十餘歲，善良、和藹。  
張國峯：(五樓住戶)四十餘歲，穩健、熱心。  
趙小姐：(五樓住戶)三十歲，能幹、爽朗。  
妹妹：(六樓住戶)國小肄業生，可愛。  
黃先生：(七樓住戶)六十餘歲，熱心。  
鳳英：黃之女，二十餘歲，恬靜。  
彭祖光：(七樓住戶)三十餘歲，男性，多話。  
李榮慶：(七樓住戶)四十餘歲，穩重。  
李太太：三十餘歲，熱心。  
老于：五十餘歲，管理員，守本份，盡責。  
一德：于之子，大學肄業生，孝順，有禮，自愛。  
美幸：三十餘歲，擦地女工，善良，勤快。
- 住戶甲  
住戶乙  
住戶丙

## 時間

夏天，學校放暑假的時候。  
第一幕：一個星期日的上午。



第二幕：第一幕的後三天，星期三的下午。  
第三幕：第二幕的後三天，星期六的下午。  
第四幕：第三幕的翌日上午。

## 地點

台北市某一棟大樓的一樓公用入口處。

## 佈景

舞台右面（以演員面對觀眾為準）一扇大門，門旁有兩張小沙發和一個茶几；左面近台口有一部可達七樓的電梯；電梯旁牆上掛了一塊公告牌，上面用圖釘釘著兩紙通告；公告牌右邊為樓梯口，可分別達到樓上及地下室，觀眾可以不必看到樓梯；中間牆上靠左有二十幾個信箱排成三排，下面擺了一個盆栽；舞台中間偏右後有一個管理員用的櫃枱，櫃枱後面有一張椅子和一架電風扇，櫃枱上面放了一部電話機。

## 第一幕

### 幕 啓

△老子站在櫃枱前邊吸著煙邊整理著一堆信件。

△電風扇開著，茶几上有一份報紙。

△電梯門開，蕭老太太提著一把洋傘和蕭老一同上。

蕭老：老子！

老子：（忙轉身）蕭老！蕭老太太！

蕭老：有沒有我們的信？

老子：有，有。（在煙灰缸裡熄掉煙蒂，拿起一本簿子和一支原子筆，走向蕭老）美國來的，掛號信，正要給你送上去。（打開簿子，將夾在裡面的一封信給蕭老太太；將原子筆遞給蕭老）

蕭老：謝謝！（從口袋取出老花眼鏡戴上，在簿子上簽名）

△蕭老太太端詳著信封，喜形於色。

老子：是大小姐來的吧？

蕭老太太：（點著頭）這兩天我們正在計算，該有信來了。

△蕭老將原子筆還給老子，拿過信拆開。  
老子：你們真好福氣。

△蕭老抽出信紙，把夾在信紙中的一張支票交給蕭老太，自己看信；蕭老太看了看支票。  
老子：又匯了美金來了？

蕭老太：（口氣平淡，却有掩不住的欣喜）兩百塊錢。

老子：蕭老太太，幾年了，我都算得差不多了，一年三節快到的時候，還有就是你兩老的生日，準有美國的掛號信來。

蕭老太：要他們不要寄，說什麼就是不聽，我們也不缺這點錢用。

老子：這是他們做女兒、女婿的一番孝心嘛！蕭老太太，蕭老的生日就這幾天吧？

蕭老太：（不經意地笑了笑）下個禮拜，小生日。

蕭老：（將信塞進信封交給蕭老太，摘下眼鏡收進口袋）密密麻麻的寫上這麼多，我不看了，等下你慢慢去看吧！

蕭老太：有沒有提到那兩個孩子的事？

蕭老：瑣瑣碎碎一大堆，全是那兩個小傢伙的事。

△蕭老太將支票放進信封，小心摺好，捏在手中。

蕭老：老子，你來這裡幾年了？

老子：前後五年了。

蕭老：這麼多年了，這棟大樓的一些老住戶，他們的生活習慣、起居作息、經常來往的親戚朋友，你大概全摸得一清二楚的了？

老子：那是一點不假，就像自己家裡的事一樣。

蕭老太：老子，你來這裡都五年了？日子過得真快。

老子：就是，前後五年。記得我剛來的那一年，一德念高二嘛，正是緊鑼密鼓準備大學聯考的日子，我來了這裡，承蒙大家照顧我們父子倆，特地在頂樓（指指上面）給我們蓋了一個房間出來，很靜，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，一德高興得不得了。

蕭老太：一德如今念幾年級了？

老子：暑假過去開學大三了。

蕭老：老子，你有個好兒子，一德將來一定是出人頭地的，你等著享下半輩子的福吧！

老子：（感慨地）唉！蕭老，我是從來沒有指望享孩子的福，倒是一德的媽走得太早了，她看不見。

蕭老太太：（同情地點著頭）聽你說過，一德的母親在一德八歲的時候就過世了，一個大男人，十幾年，把個孩子帶得這麼大、這麼好，真不容易。

蕭老：好好的談這些幹什麼呢，我們走吧！

△李太太出電梯匆匆上，端著一盤粽子，有四個。

李太太：老子！（見蕭老夫婦在，忙招呼著）蕭老！蕭老太太！

蕭老太太：（笑著）李太太！

△蕭老也點頭招呼著。

老子：李太太，什麼事？

李太太：美幸走了沒有？

老子：還沒有。

李太太：這是我自己包的粽子，美幸忙了一上午了，給她點點肚子；老子，你跟你兒子也一個人一個，一點點，嘗嘗。

老子：你們留著自己吃嘛！

李太太：有，我們還有。

老子：謝謝，謝謝。（接過盤子，連同簿子、原子筆放到櫃枱上）

李太太：（朝蕭老太太）都是孩子，說是端午節粽子沒有吃過癮，一直鬧著還要吃，外邊賣的又不要，非要吃我包的不可，我嫌麻煩，懶得包，前天他們又在唸，我說好吧，今天禮拜天來包吧！我包的是肉粽子，回頭送兩個給二位嘗嘗。

蕭老：（笑著拍拍肚子）謝謝你，說真的，消化不了。

蕭老太太：（搖著手）李太太，不客氣，難得包一次，讓孩子好好解解饞吧！（轉向老子）美幸擦地擦到現在還沒有擦完？

老子：大概快了。

李太太：還好，我怕她已經收工回家了。

蕭老太太：美幸做事情就是這樣，太仔細、太認真，一點不肯馬虎，所以纔費時間。換了她前面那個「奧巴桑」，稀里嘩啦，三下兩下早就收工了。

蕭老：那個「奧巴桑」，做事實在不敢恭維。

李太太：美幸，勤快、愛乾淨，又節儉，是個標準的持家的好內助。

蕭老太太：（看看李太太，又瞄了老子一眼）可是到現在連個對象都沒有。

李太太：老子，我告訴你一件事。有一天，我跟美幸閒聊，我勸她早點結婚，長久的住在哥哥家裡，儘管是自己的親哥哥、親嫂嫂，待你也不錯，不過總不是個了局；美幸起先就是不開口，後來我說多了，逼出她一句話來：李太太，像我這樣的，說不定人家看不上眼呢！我就想，是哪個看不上眼？莫非她心裡頭已經有人了？老子，是誰看她看不上眼？

老子：（尷尬地笑笑）我怎麼知道？

李太太：（白了老子一眼）你怎麼知道？

蕭老：老子，美幸這個女人……

蕭老太太：（糾正著）什麼「女人」？人家還沒有出嫁的。

蕭老：那，這個女孩子？也不對，她今年三十幾了？

李太太：三十八。

蕭老太太：「小姐」！

蕭老：好，小姐，我說美幸這位小姐，絕對是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，誰娶到她是誰的福氣。老子，婚姻這種事，固然不可強求，但是機會來了，猶猶豫豫的錯過了更可惜。

老子：（紅著臉，楞楞地）我？

李太太：不是你，你還希望是別人？

老子：我？……我怎麼行？我都五十好幾，快六十歲的人了。

蕭老太太：你好像五十六對不對？她三十八，差個十八歲像你們這樣不算差。

李太太：老子，不是我多事，這話我早就想跟你提，今天蕭老、蕭老太太在這裡，他們也有同感，就是這棟大樓關心你們的人，大家談起來，也都認為是順理成章的事，大家都樂觀其成；再說，一德跟美幸也挺有緣的，你不看到他一口一聲「幸姨」、「幸姨」的。

老子：（感動地）李太太、蕭老、蕭老太太，謝謝你們，可是……可是我這個樣子。

蕭老太太：（板起臉）你什麼樣子？你也怕她看不上眼？

△蕭老、李太太笑起來，笑得老子有點手足無措。

△李榮慶自外上，手中握著一捲報紙。

李榮慶：（招呼著）蕭老！蕭老太太！

蕭老太太：（點點頭）李科長！

蕭老：出去買報紙去了？

李榮慶：（舉了舉報紙）為了看連載小說，上了班辦公室有得看。（轉向李太太）你怎麼在這裡？

李太太：送兩個粽子來給美幸、老子他們。

△住戶甲出電梯，好像沒有旁人存在似的，低著頭穿堂而過，走出大門。

李榮慶：（對老子）試試，我太太的手藝滿不錯的。

老子：是，是。

李太太：（含笑瞪了李榮慶一眼）沒有像你這樣說話的。

蕭老：（朝李榮慶揚揚手）我們去買點菜。

△李榮慶、李太太點頭。

△蕭老、蕭老太太走向大門，合撐著一把洋傘，下。

李榮慶：（對李太太）我們也上去吧！

李太太：老子，剛纔講的話，好好想想看。

△老子窘迫地笑了笑。

李榮慶：什麼話？

李太太：等下再說。

△李太太、李榮慶走至電梯前，電梯門打開，蘇永恭出來；李太太、李榮慶入電梯。

蘇永泰：（到老子面前，從口袋掏出一張千元大鈔）老子，還你一千塊錢。

老子：不急嘛！

蘇永泰：有借有還，再借不難，以後還要靠你多週轉。

老子：（接過錢收進口袋）蘇先生，我倒真希望以後你不要靠我週轉了。

蘇永泰：我也希望這樣，（搖搖頭）沒有辦法，可以說，今年從過年到現在，一蹶不振，毫無起色。

老子：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說，你能斷了的話，就不用不著我週轉了。

蘇永泰：不知道怎麼搞的，倒楣倒到這種樣子，大概跟我姓「蘇」是有點關係。

老子：哪有這種事。

蘇永泰：（苦笑）老是吊在人家口邊嘛：老蘇！老蘇呀！

△蘇永泰揮揮手，走向大門，下。

△老子走到櫃檯前，端起盤子看了看，放下，神情落寞地沉思了片刻，搖搖頭，拿起整理好的信件走到信箱前，側臉向樓梯口看了一下，急忙把信件放回櫃檯，再趕到樓梯口。

△美幸穿著拖鞋，捲起褲管，吃力地提著一桶水自樓梯口上。

老子：（一伸手接過水桶）都擦好了？

美幸：還有二樓，水太髒了，（邊說邊微微喘著氣，撩起衣袖擦著額上的汗）要換桶水。

△老子把水桶提到櫃檯邊放下；美幸跟過來，狀頗疲累。

△老子固定了風扇的方向，對著美幸吹，又把搭在椅背上的一條毛巾遞給她；美幸猶豫了一下，接過毛巾擦著臉和脖子。

老子：你不急著回去不是？

美幸：（不解地）不急。

老子：那就歇口氣，坐一下。（端起水壺倒了一杯水放到茶几上，見美幸沒有跟過來，指著沙發，近乎粗魯地）坐一下呀！

△美幸放下毛巾，坐到沙發上，猛灌了兩口水，大大地喘了一口氣，精神提升了些。

老子：我聽一德說，你這兩天胃又不舒服了？

△美幸點點頭。

老子：地前兩天纔擦的，不是髒得不得了，人不舒服，能馬虎就馬虎點。

美幸：那怎麼可以！

老子：對了，（快步從櫃檯上端了盤子過來）這是七樓李太太自己包的，特地給你送來的。

美幸：（感動地）那怎麼好意思。

老子：吃一個吧，我給你剝。

美幸：我現在不想吃。

老子：（用手摸一摸粽子）還熱的呢，趁熱吃。

美幸：你吃吧！

老子：我不吃。你累了一上午了，肚子餓了，點點肚子嘛！人家李太太說的。

美幸：我吃不下。

老子：（有點不耐煩起來）包肉的，裡邊還有別的好材料，為什麼不吃一個呢？你看你瘦的。

美幸：（怯怯地望了老子一眼）我真的吃不下。

老子：（洩氣地）好吧，你統統帶回去，我替你包起來。（忽而皺了皺眉頭）帶回去？你哥哥那幾個小蘿蔔頭一下就搶光了，還輪得到你？

美幸：一德呢？

老子：出去了，不知道找同學有什麼事。

美幸：留給一德吃吧！

老子：他？這樣好了，冰起來，下午你抽個空來一趟，熱了跟一德一塊吃。

△老子將盤子放到櫃檯，走回美幸面前，看了一下美幸，美幸正好抬眼看他，兩人眼光一接觸，都迅速地避開。

△老子踱開兩步，點燃一支煙吸著；美幸低下頭，打下兩個褲管，不停地扯著摸著來掩飾窘迫，空氣沉靜下來。

△彭祖光出電梯，一眼落到信件上，走去翻看著。

老子：彭先生，沒有你的信。

△美幸霍地站起來，羞紅了臉，垂著頭。

△彭祖光朝老子神秘地笑笑，揚揚手，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老子：（對美幸）你坐，你坐你的。

△美幸順從地坐下。

老子：（從口袋抽出蘇永泰剛給他的千元大鈔）你收起來，這是上個月洗衣服的錢。

美幸：（抬眼看著老子）我沒有錢找。

老子：你先拿著。

美幸：不用急嘛！

老子：我的意思是，就從上個月起算一千塊錢好了，你也不用找了。

美幸：為什麼？

老子：你替我跟一德洗衣服一年多了，一個人還是三百五，該調整了。

美幸：（繃緊臉）你是在加我的工錢？

老子：（理直氣壯地）是呀！

美幸：（激動地）我，我替你們洗衣服、燙衣服，就是為了錢？（眼圈一下子紅起來，忙低了頭撩起衣袖擦著

眼睛）

老子：（慌了手脚）你這是幹什麼？你這是幹什麼？

美幸：（陡然站起來）我不跟你講了，我去換水。（衝到水桶邊，提起桶把）

△老子趕上前，也伸手去提桶，恰好握著美幸的手，美幸一驚，倏地把手抽了出來。

△老子提起水桶出大門，下。

△美幸望著大門發楞。

△電梯門開，鳳英一手拖著一個菜籃子，一手攙著黃先生上。



美 幸：（轉過身，用手擦了擦眼睛，跑過來）黃老先生，您怎麼下來了？

△黃先生點著頭，和善地笑著。

鳳 英：我爸爸想下來坐坐，我去買菜。

△美幸一邊幫攙著黃先生，慢慢走向沙發。

鳳 英：（四周張望了一下）于伯伯呢？

美 幸：他提水去了。

△鳳英和美幸扶著黃先生坐到沙發上。

黃先生：（對美幸）謝謝，謝謝。

美 幸：不客氣。

鳳 英：爸爸，想吃點什麼呢？

黃先生：隨便，你自己想吃什麼就做點吃吃，不要老遷就我。

鳳 英：（拿起報紙放到黃先生身上）你就在這裡看報，等我回來一起上去，你不要又一個人摸呀摸呀的走，還

是小心一點的好。

黃先生：（摸著身上的口袋）鳳英，我的眼鏡呢？

鳳 英：哦，在這裡。（從菜籃裡拿出一副眼鏡給父親）爸爸，我走了。（對美幸）再見！

美 幸：再見！

△鳳英出大門，下。

黃先生：美幸，你今天又來擦地了？

美 幸：是。

黃先生：老子呢？怎麼沒有看見人？

美 幸：他幫我換水去了。

黃先生：（失笑）看我這個記性，你剛告訴我了。老子，是個好人，忠厚樸實。

美 幸：是呀！

黃先生：你哥哥生意做得還好吧？

美 幸：還過得去啦，一個小鋪子，吃飯是夠了；就是孩子多，累人。

黃先生：你原來做的那家工廠呢，還會不會復工。

美 幸：不可能，機器早就賣掉了，老闆一家也出國了。

△老子提水上。



老子：黃老先生，你下來了？

黃先生：噢！鳳英去買菜，我順便跟著下來坐坐。

△老子逕往樓梯口走；美幸追過去。

美幸：（伸手欲接水桶）給我。

老子：就剩二樓了嘛，我來。

美幸：給我嘛！

黃先生：美幸，你就讓老子去吧！

△彭祖光幾乎是跳著自樓梯口上。

彭祖光：（嚷著）老子！老子！

老子：什麼事？

彭祖光：地下室那道鐵捲門怎麼上到一半卡住了？我的車子出不去，你能不能幫我去看看？

老子：老毛病又患了。

△老子放下水桶，從櫃枱抽屜裡取出鉗子和起子隨彭祖光下。

△美幸提起水桶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△黃先生戴上眼鏡，看報。

△張國峯自電梯上。

張國峯：黃老先生！

黃先生：（摘下眼鏡）哦，張老師！

張國峯：（走近黃先生）黃老先生難得下樓來。

黃先生：腿不方便，懶得動；整天憋在屋子裡又悶得難過，偶而下來走走。

張國峯：腿是怎麼回事？

黃先生：兩年前，也弄不懂什麼道理，忽然（用右手比著左半身）這半邊麻痺，動不了；還算幸運，慢慢治慢慢

治治到現在好多了，就是左膀子還不怎麼抬得起來，左腿沒有力氣。（手比著左邊的沙發）坐嘛！

張國峯：我不坐。

黃先生：張老師，這一年又要偏勞你了。

張國峯：哪裡！應該的嘛！

黃先生：大樓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不好幹，這個我知道，很煩，有時候還要嘔氣。

張國峯：人多，有些事大家的意見總是沒有辦法一致的。好在我們這些鄰居大部分都很好相處，有事好商量，少

數不太合作，難免；而且我搬來也有三個月了，這裡的環境也熟了；還有，我們請到了一個好管理員，認真負責、任勞任怨。

黃先生：老子是確實不錯。

張國峯：不過上個禮拜在地下室開住戶大會倒是我想不到的，我們一共有二十四戶，等了半個多小時纔到了八戶，後來還是老子挨家挨戶又請又催的，纔勉強湊了十四戶，算是超過了半數。有的鐵將軍把門，全家不在；有的派個小孩子來，有的來了一位老太太，談不了事呀！

黃先生：（笑起來）這個，幾年下來都是這種現象，你知道為什麼？就是因為這一次的住戶大會主要是改選主任委員，大家都很高，有「官」不願意做，存心躲開掉。

張國峯：（也笑了）怪不得我這個新住戶，論資格算是新出道的，大家就賦予我這份重任，我還有點受寵若驚呢？

黃先生：張老師，我也是擁護你的，我也投了你一票啊！

張國峯：不過大家說得也有道理：你正放暑假嘛，就多花點時間在這棟大樓上吧！

△曹太太自外上，一手拿著皮包，一手撐著洋傘，收起洋傘，打開皮包，摘下墨鏡放進去，又取出一條手絹點著鼻尖上的汗珠；曹光普跟著上，拖著一個裝滿了菜蔬的菜籃車，楞楞地在曹太太的身後。

△曹太太收起手絹，關上皮包，面無表情地直朝樓梯口走去；曹光普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，朝張國峯和黃先生點頭招呼著。

張國峯：買菜回來了？

△曹光普又點點頭。

曹太太：（走到樓梯口，一脚跨進去，感到曹光普緊隨在身後，突然回轉身，皺起眉）你幹什麼？

△曹光普一怔，滿頭霧水地望著曹太太。

曹太太：（厭惡地）我問你幹什麼？

曹光普：（不由自主地往身後退了兩步，畏懼地）我沒有幹什麼呀！

曹太太：（指著菜籃車）這麼一車滿滿的東西，這麼重，你給我走樓梯拉上去？

曹光普：我拉得動。

曹太太：你拉得動？車子的輪子吃得消吃不消？拉一趟就要碰壞我一輛車？你拉得動，你肯不肯得動？要不你給我背上去。

曹光普：（為難地）那……（忽有所悟，討好地）那我分趟提上去，多爬兩趟樓梯就是了。

曹太太：（指指電梯）那不是電梯嗎？電梯是做什麼用的，你不知道？

曹光普：（迅速地偷瞟了張國峯一眼）不好啦！

曹太太：有什麼不好的？你走電梯，我還是走樓梯呀！

曹光普：不太好，不太好。

曹太太：你是怕什麼是不是，看你這副窩囊相，沒出息的样子。

曹光普：（又偷偷瞟了張國峯一眼，近乎哀求地）太太，走吧！走吧！

曹太太：我今天偏要你看你走電梯，看誰能把你怎麼樣。（走到電梯前，掀開電梯門）過來呀！

△曹光普低了頭，拉動菜籃車。

曹太太：（皺緊眉頭）腰板挺起來，這是正大光明的事。

△曹光普象徵性地直了直腰，走向電梯。

△小梅戴著墨鏡，和老子自樓梯口上，一同走到櫃檯前，老子放下工具，翻著信件。

曹太太：（一眼看到小梅，臉上的陰沉立刻全散了，喊著）小梅！小梅！

小梅：（擺一下手，大聲）等等，等等，我要上去。

△老子抽出一封信給小梅；小梅接過信跑過來；曹光普拖著菜籃車已經進了電梯，曹太太一手伸出來擋小

梅，一手鬆開電梯按鈕，電梯門關上了。

小梅：（有點不滿地）幹麼？

曹太太：我有話跟你講。

小梅：（無可奈何地）講吧！

△老子收好工具，用毛巾擦了擦臉，喝了一口水，拿起信件分別投進信箱裡去。

曹太太：（指著小梅的鼻子）小梅，我說你這個人，真是沒有心肝。

小梅：（摘下墨鏡）我怎麼沒心肝了？

曹太太：這麼大熱天，你們有車階級，坐在冷氣車廂裡照樣到處轉，轉回來叭、叭、叭的一直開進車庫，涼涼快

快、舒舒服服的，哪像我們這些沒有車子的，靠兩條腿在大太陽底下跑，（拉起上衣抖動著）你看我跑

一趟菜市場，弄得這一身香汗淋漓的。我要買車，託你替我介紹一輛中古的，你內行，路子多，你幫我

選的我信得過，可是兩三個禮拜了不回我信，見到我就躲，你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飢呀！

小梅：曹太太……

曹太太：（搶著說）叫我胡大姐。

小梅：（一楞）叫你胡大姐？

曹太太：這有什麼稀奇？我有我的姓，我姓胡，我幹麼一定要跟著他（指指樓上）姓曹？我有我獨立的人格；再

說，我不比你大幾歲？叫我一聲「大姐」少了你了？

小梅：我是怕把你叫老了。

曹太太：人叫得老的？我不忌諱這些，不是有句話嗎，徐娘半老，還風韻猶存呢，老有什麼不好？

△張國峯此時已坐到另一張沙發上，和黃先生一同看著這邊，兩人忍俊不禁。

△小梅也噗哧笑起來。

曹太太：你笑什麼？

小梅：胡大姐，我勸你，你要買車還是不要買中古的，買新車好。

曹太太：為什麼？

小梅：我們做任何事要有前瞻性，要看得遠，雖然中古車價錢是便宜點，但是跟新車比較，是有相對性的，因為開車是屬於技術性的事，中古車毛病多，你們新手一點小毛病都不會修，動不動送進修車場，不僅後續性的問題不勝其煩，而且更多花錢，所以，任何事都沒有絕對性的。

曹太太：可是要我買中古車也是你的主意呀，你說新手開車容易擦撞，買輛新車剛開就撞傷了，不上算。

小梅：新車是不是一定就會被擦撞呢？這種事並沒有必然性對不對？何況，以性能而論，新車比起舊車來當然又有他的優越性了。

曹太太：你呀，你就是想躲掉，找些理由來推。我不管，我是決心買中古的，非你介紹不可。

小梅：好吧，我替你找，有了合適的我告訴你。（伸手按電梯按鈕）

曹太太：上點勁嘛，介紹成了我請你客。

△電梯門開，小梅走進，按按鈕，門緩緩關上。

曹太太：（對著電梯門又快又大聲地）小梅，成了我請你聽卡拉OK，OK？

△曹太太獨自笑了笑，滿意地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△張國峯站起來，伸了伸腰。

△老子分好了信，已坐到櫃檯後休息。

△一德自外上，手中拿著兩本書。

一德：爸爸！（轉臉向張國峯和黃先生招呼著）張老師！黃伯伯！

黃先生：噢，一德！

△張國峯點點頭。

△一德將書放櫃檯上，掏出手帕擦了擦額上的汗，又倒一杯水喝了。

老子：你找同學什麼事？

一 德：借兩本書，一本是替玉如借的。

老子：替玉如借的？

一 德：她想看這本書，問我借，我沒有，但是我知有一個同學有，就替她借了。

老子：（站起來，指指盤子）這幾個粽子是七樓李太太給的，趕緊端上去冰起來，幸姨下午會再來，你蒸了跟幸姨一塊吃。

△一德拿起書和盤子走向電梯。

老子：（追上兩步）一德，幸姨在二樓擦地，你去看看擦好了沒有。

△一德改向樓梯口，下。

黃先生：一德就是喜歡看書。

老子：從小就這樣。

張國峯：老子！

老子：是！

張國峯：我聽說我們有一戶不肯交電梯的電費跟維護費，是不是就是剛纔那位曹太太？

△老子點點頭。

張國峯：二十幾戶人家，就他一戶特殊？可以例外？

老子：搬進來就這樣，從來沒有交過這兩筆錢，他們住二樓，說二樓走樓梯就可以了，用不著搭電梯。

張國峯：那怎麼曹太太剛纔硬要她先生走電梯呢？

老子：說起來也不是真正完全不用電梯，有時候拿了重一點的東西，有時候客人來了，還是搭電梯的。

張國峯：這豈有此理嘛，二樓不祇他一戶，其他三戶人家照交。

老子：是。

張國峯：（朝黃先生）一個月沒有幾個錢，看他們的樣子也不是出不起這幾個錢，計算到這種程度。

黃先生：那一家，先生作不了主，太太說了算數。

張國峯：這個問題要解決，這種情形，對大家不公平。

△趙小姐自樓梯口上，背著皮包，提著洋傘。

趙小姐：老子，聽說地下室那道鐵捲門又出了毛病？

老子：修好了；修是修好了，說不定什麼時候又會壞。

趙小姐：我看花兩個錢徹底修一修吧，張老師，你說呢？

張國峯：這樣好，該花的就要花嘛！

趙小姐：老子，那你就找個人來修，記得問他要收據。

老子：是！

趙小姐：黃伯伯，鳳英呢？買菜去了？

黃先生：對！

趙小姐：我老說要跟鳳英學做菜，說到現在一樣也沒有學，也不知道忙些什麼。

黃先生：（笑著）要注意哦，不會燒兩樣菜嫁不出去喲！

趙小姐：（也笑著）我本來就沒有人要嘛！再見！

△趙小姐揮揮手走向電梯，下。

黃先生：張老師，這位趙小姐很能幹，白天在銀行上班，晚上進修英文，還兼我們管理委員會的會計，每一任的主任委員都要她兼，老子，她兼幾年了。

老子：四年了。

張國峯：看得出來，做事很負責，又有條理，她把好幾年的帳都拿給我看了，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的。黃先生，我失陪了，我想到地下室去看看。

黃先生：（打趣地）怎麼，主任委員要到處「巡視」一番？

張國峯：「新官上任三把火」嘛！地下室我很少去轉，我這算是去了解「基層」。

△張國峯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老子：黃老先生，來杯水？

黃先生：不用，不用。（戴上眼鏡看報）

△美幸提著一桶水和一支拖把自樓梯口上。

老子：（趕上前接過水桶和拖把）擦好了？

△美幸點點頭，撩起衣袖擦著頭上的汗。

老子：我叫一德上去看你，他怎麼不幫你提下來？

美幸：他是要幫我提，我看他手上拿那麼多東西，我不要。

老子：來，來，把毛巾帶著，好好洗把臉。

△美幸取了毛巾，跟著老子出大門，下。

蘇太太的聲音：（憤怒地）走，走，跟我去見你老子去。

△黃先生一驚，忙摘下眼鏡，抬眼望向樓梯口。

玉如的聲音：（惶急地）媽，媽，不要這樣，媽！

△蘇太太氣沖沖用力拉著一德自樓梯口上；一德繃緊著臉，抿緊嘴唇，極力壓抑住內心的憤慨；玉如分別抓著蘇太太和一德的手，想把那兩隻手扯開，急得快要哭出來。

玉如：媽，媽，你放開嘛！

蘇太太：（大聲）老子！老子！（環顧）人呢？

黃先生：（緊張地挺起身子，傾向前，玉如，玉如，什麼事呀！

玉如：媽，人家黃伯伯在那裡看到了，你放開吧！

蘇太太：（吼著）老子，你死到哪裡去了？

△老子雙手濕漉漉的、美幸拎著濕毛巾一同匆匆上，見狀都一怔。

老子：（快步上前）蘇太太，怎麼回事？

蘇太太：（使勁一甩一德的手）你兒子做的好事。

玉如：（擠到蘇太太和老子之間，歉然地望著老子）于伯伯，沒事，沒事。

蘇太太：（申斥著）什麼于伯伯？他是我們花錢雇來的管理員。

△一德雙拳緊握，腰板挺直，怒視著蘇太太。

玉如：（倏地轉身，痛苦地對著蘇太太）媽，你怎麼這樣講呢？

蘇太太：祇有他這樣的人纔會教育出這種兒子。

玉如：媽，不要講了行不行？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樣，你弄錯了。

蘇太太：我弄錯了？（指指一德的一隻手）他手裡捏的是什麼東西？

玉如：一德在我們那裡坐了不到三分鐘，他是為了送一本書給我纔去找我的。

蘇太太：都是你啦，把這種人勾引到家裡來。

玉如：（又驚又氣地）媽，你……

蘇太太：以後不許你再跟他來往，你一輩子沒有人要也不許嫁給這種人。

玉如：（氣結地）媽，你……你扯到哪裡去了？

老子：蘇太太，到底怎麼回事，請你告訴我。

蘇太太：（一掌推開玉如，斬釘截鐵地）你兒子偷了我的錢，人贓俱獲，五千塊錢就捏在他手裡。

△老子、美幸、黃先生都怔住了。

幕急落



## 第二幕

幕啓

△老子站在大門口，雙手反握在身後，望著外面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老子：（忙接聽電話）祥和大樓……是，我是，是王太太嗎？……妹妹？還沒有到家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我知道

了……好，王太太，王先生怎麼樣了？……是……是……那就好……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現在祇有耐下心來治吧……王太太，家裡你放心……我知道……好……再見！（放下聽筒）

△電梯門開，一德攙著黃先生上。

老子：（頗感意外，忙趕上前）黃老先生，你怎麼這個時候下來了？

一德：我正要下來，都進電梯了，忽然看見黃伯伯一個人摸著牆從屋裡出來，嚇一跳。

△老子和一德一邊扶著黃先生緩緩走向沙發。

老子：黃老先生，你小姐不是再三的交代過嗎，一個人不要隨便出來。

黃先生：剛纔我對門的老何告訴我，我纔知道六樓的王道才出了車禍，（苦惱地）你們看，六樓、七樓一樓之隔，發生了這麼大的事，我居然一點都不知道。老何說不清楚，我是想下來打聽打聽。

老子：（扶著黃先生坐到沙發上）是王先生早上騎機車上班，半路上，他是直走，左邊一部貨車右轉彎轉得太急了，把他撞倒的。

黃先生：說是送榮總了？

老子：是呀！那個貨車司機還不錯，見撞到人了，馬上下車來處理，幫王先生打電話到他太太辦公室找他太太，王太太慌了，又打電話到這裡來，希望有個人去幫她忙，這裡的人，上班的上班了，做生意的出去做生意了，不巧得很，張老師也不在家，我就趕去了，這裡交給一德，我把妹妹也帶去了，後來張老師從學校回來，也趕了去。

黃先生：王通才撞到什麼地方了，要不要緊？

老子：剛剛王太太纔來了電話，說是（右手摸著左肩）這條鎖骨斷了，左邊小腿的骨頭也裂了，現在已經都上好石膏。

一德：爸爸，可不可能腦振盪？

黃先生：對呀，要注意喲！我一聽車禍，就怕這個。



老子：不會，幸虧王先生騎機車都戴安全帽。  
黃先生：（感慨地）老子，真是的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天有不測風雲。

△妹妹愁著臉自外上，逕向電梯走去。

老子：妹妹！

妹妹：（站住）于伯伯！

老子：你媽媽剛纔有電話來，問你有沒有到家，你是一個人從榮總坐公車回來的？

妹妹：是。

黃先生：你爸爸怎麼樣了？

妹妹：照過X光，醫生說他左肩膀跟左腳的骨頭都斷了，用石膏綁起來了，現在人躺在床上。

老子：趙姐姐也到醫院去看過你爸爸？

妹妹：下午。

老子：你媽媽說你今天在趙姐姐家吃晚飯，晚上就跟趙姐姐睡。

妹妹：我知道。

老子：要不要喝水？

△妹妹搖頭。

老子：要不要洗澡？自己會不會開熱水器？

妹妹：會。

老子：用過了記住關火啊！

妹妹：我知道。

一德：快點上去吧，也許你媽媽又有電話，看你有沒有回來。

妹妹：哦！

老子：有沒有鑰匙呀？

妹妹：有。再見！

△妹妹進電梯，下。

黃先生：老子，一德，我這趟下來，一則是記掛王通才的車禍；還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想問你們，那天蘇太太那個誤會有沒有澄清？

老子：（苦笑）怎麼澄清？她說她丟了五千塊錢，剛好一德身上就有五千塊錢，這不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嗎？

黃先生：巧也是真巧。不過，一德，當時你要是不把身上的五千塊錢拿出來，她也就沒有話好講。

一德：黃伯伯，不是我要拿出那五千塊錢。那天我送書去給玉如，在她們客廳，纔坐下來沒有講幾句話，蘇太太從廚房出來——她家的電視機上蓋了一塊花布，她掀開花布，就說壓在下面的五千塊錢不見了，問我有沒有拿，我說沒有，她就動手要搜我的口袋，玉如不讓她搜，她還罵玉如，我祇好主動的拿出那五千塊錢來，告訴她這是我爸爸早上給我交學費用的，她硬是不相信。

老于：這件事祇有玉如親眼目睹，也祇有她相信。

黃先生：光玉如相信有什麼用？蘇太太那張嘴，有事沒事都喜歡到處講，何況她丟了這麼多錢。

老于：碰上了，怎麼辦呢？

黃先生：也奇怪，她那五千塊錢究竟怎麼丟的呢？

老于：誰知道。

一德：她說那是會錢，準備吃過午飯給會頭送去，數好了，順手壓在電視機上。

老于：黃老先生，那天你受驚了。

黃先生：我確實嚇一跳，我正在看報，忽然大喊大叫的：（學蘇太太的聲音）走！走！你跟我走！

蘇太太的聲音：（憤怒地，緊接著黃先生的喊聲）跑！跑！你想跑？

△在場的人相顧愕然，都望向樓梯口。

△蘇永泰自樓梯口跑上，奔向大門，但並無惶急之色；蘇太太握著一把明晃晃的菜刀，殺氣騰騰地在後追趕；玉如著急地跟上。

玉如：（喊著）媽！媽！

△住戶乙自外上，與蘇永泰幾乎撞個滿懷，蘇永泰猛一煞步，被蘇太太抓住一隻手。

住戶乙：（橫了蘇永泰一眼）神經病！

△住戶乙冷漠地走向電梯，下。

蘇太太：（咬牙切齒地）跑呀！跑呀！看你跑到哪裡去。

△一德快步上前，一伸手奪過蘇太太手中的菜刀。

蘇太太：（瞪著眼）干你什麼事？

△一德將菜刀交給玉如，默然退到一邊。

△玉如接過刀，重重地舒了一口氣，定了定神。

蘇永泰：（涎皮笑臉地）太太，老夫老妻的了，在大庭廣眾之下，這樣手牽著手，不好意思的嘛！

蘇太太：你少貧嘴。

蘇永泰：太太，放開吧！（指指自己的臉）面子！面子問題！

蘇太太：你還要面子？

蘇永泰：（聳聳肩）我是無所謂啦！你的面子要緊，這樣拉拉扯扯的，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，都讓人家白看去了，幹什麼呢？對不對？

玉如：媽，你就放了手吧！

蘇太太：一放手就溜，我能放手？

蘇永泰：不溜，不溜，保證不溜。

蘇太太：是，不錯，你會保證，好！（冷不防搶過菜刀）

玉如：（嚇一跳，失聲）哦！

△老子趕上前。

蘇太太：（輕蔑地）你幹什麼？這是我的家務事，清官都難斷家務事，你以為你是誰？

老子：蘇太太，你的家務事我當然管不著，但是你拿著一把刀這樣比劃來比劃去，太危險。

蘇太太：我怕我殺了我的老公？少煩心了。

蘇永泰：（揮著手）老子，謝謝啦！她捨不得殺我的。

△老子退回去。

蘇太太：（板起臉）蘇永泰，是你自己前天晚上跪在我面前說的，保證以後不再賭錢了，再賭錢，自己自己的手指頭，有沒有這個話？

蘇永泰：有。

蘇太太：（把刀逼到蘇永泰面前）剝呀！你剝呀！

蘇永泰：（哭喪著臉）你真要我剝？

蘇太太：當然要你剝，自己說的話不算數？

蘇永泰：（狠聲）你真要我剝？好，把刀拿過來，你鬆手，我來剝。

蘇太太：哼！你想騙我鬆手，當我是三歲的小孩子？

玉如：爸，你就聽媽一次，今天不要出去了嘛！

蘇永泰：玉如，跟你媽說不通，你是大學生了，連你也說不通？我出去打牌是為了應酬，應酬我上面的經理，應酬我的客戶；應酬是為了飯碗，為了養家活口，為了老婆孩子。

蘇太太：蘇永泰，你不打牌我們就得餓死了？（大聲）我們不怕餓死，你給我剝，剝呀！

蘇永泰：（出其不意地高高舉起一隻手，手掌作刀狀，猛然朝蘇太太的手腕上劈下，發聲喊）剝！

△蘇太太悚然一驚，本能地鬆了手；蘇永泰轉身一溜煙竄出大門，下。

蘇太太：（楞了一下，回過神來，奔到大門口，朝外喊著）蘇永泰，殺千刀的，你跑，你跑呀，跑了我看你還敢不敢回來，你敢回來，我就敢連你兩隻手都剝掉！

玉如：（接過菜刀，拉起蘇太太的手，企求地）媽，我們上去吧！

蘇太太：（隨玉如拉著走向樓梯口，邊走邊唸著）丟人哦！真丟人哦！

△玉如和蘇太太下。

△老子、一德鬆一口氣。

黃先生：（搖搖頭，嘆息著）唉！這一家人，可憐的是玉如！一德，我累了，鳳英怎麼還沒有下班？麻煩你再扶我上去。

老子：（轉臉看著大門口）回來了，回來了。

△鳳英自外上，拿著洋傘，背著皮包。

鳳英：于伯伯！（一眼看到黃先生，忙上前）爸爸，你下來了？

黃先生：你來得正好，我正要一德扶我上去。

△鳳英挽起黃先生。

黃先生：王先生出了車禍。

鳳英：哪個王先生？

黃先生：王通才呀。

鳳英：（緊張地）真的？

黃先生：住進榮總了，妹妹一個人在家，你去看看她。

鳳英：哦！

△鳳英扶著黃先生走向電梯，一德上前幫忙。

△老子將散亂在沙發上的報紙疊好。

△電梯門開，黃先生和鳳英下。

老子：一德，該做晚飯了吧，有沒有菜？

一德：不是有兩罐牛肉罐頭嗎？

老子：哪來的牛肉罐頭？你買的？

一德：幸娘送來的呀，你不知道？

老子：我哪知道？

一 德：幸姨沒有跟你講？她早上來擦地帶來的。

老 于：（大不以為然）她又拿這些東西來幹什麼？上回拿來兩罐，我就跟她講過，以後不許她拿來。

一 德：是她哥哥又進了一批貨，要她拿來的，知道你喜歡吃牛肉。

老 于：拿回去，拿回去。

一 德：收都收下了。

老 于：那你就問問什麼價錢，算錢給她，我們怎麼好老是平白無故吃她哥哥的東西。

一 德：算錢給她？這樣不太好吧？

老 于：照我的話做。

一 德：給她她也不會收的。

老 于：一定要她收。

一 德：爸爸，我還是覺得這樣不太好，這樣叫幸姨為難。幸姨是個有分寸的人，她哥哥送我們東西，我們好不

好接受，她會替我們酌量，能收的她纔會拿來，不適合收的她那裡就擋住了。

老 于：這是一份人情呀——不是一份，是兩份，一份她，一份她哥哥。

一 德：她哥哥那份人情好還，離中秋節也不遠了，到時候買點什麼送他孩子就行了；至於幸姨——（打住）

老 于：怎麼說一半？

一 德：至於幸姨，我怎麼說呢！（一頓）爸爸，我覺得你有時候太拘泥了，簡直叫人受不了。

老 于：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。（點燃一支煙，深深吸了一口）

一 德：爸爸，你有沒有發覺幸姨最近神色有點不太對？

老 于：（想一想）你不講，我沒有怎麼在意，你這一提，倒確是有這麼回事，這兩天，總覺得她有點魂不守舍

，恍恍惚惚的。

一 德：早上幸姨送罐頭上去，坐在我床邊上，半天不講話，也不動，一直發楞，不知道在想什麼心事，我也不

敢驚動她，就去七樓擦地，擦到一半她下來了，眼圈紅紅的。

老 于：看樣子是有心事。

一 德：爸爸，你找個機會問問她吧！

老 于：（猶豫一下，點點頭）我來想想怎麼開這個口。

一 德：爸爸，你應該跟幸姨好好談談，多了解她，也把你對她的關心讓她知道。這樣好了，明天下午，這裡交

給我，你陪幸姨去咖啡廳坐坐。

老 于：（先是一楞，繼之拉下臉）笑死人了！去，去，去做飯，我肚子餓了。

一 德：坐咖啡廳很平常的事呀，就像以前你們坐茶館一樣。（說著走向電梯）

△玉如自樓梯口上，神情木然地走到沙發前坐下；一德走到一半折回來，老子也跟過來。

一 德：（開心地）玉如！

老子：玉如，怎麼了？

玉如：沒什麼，祇不過想出來透透氣。

△老子和一德不知如何相勸，面面相覷。

玉如：于伯伯、一德，你們不要管我，你們忙你們的。

一 德：我要去做飯了。玉如，不要想得太多。

△一德和老子轉身走開。

玉如：（忽然緊接著站起來）于伯伯！一德！

△老子、一德站住，回身。

玉如：（誠摯地）我真的覺得好抱歉。

一 德：什麼事？

玉如：前兩天那件事，我希望你們不要怪我媽。

老子：（輕鬆地笑著）我以為什麼事，早過去了。

一 德：玉如，我們誰也沒有怪，真的，我跟我爸爸都沒有往心上去。

玉如：我媽就是那樣的人，有時候她剛說過的話，轉身連自己說了些什麼都忘記了。他們就是這樣子的，一

德，有的事，我……（痛苦地）我無能為力，我不知道怎麼辦。

△趙小姐自樓梯口匆匆上。

趙小姐：老子！

△玉如趕忙坐下去，故意側著身子，偷偷伸手抹了抹眼睛；一德站到她身邊，擋住趙小姐的視線。

老子：（忙迎上前）趙小姐，你回來了。

趙小姐：妹妹回來沒有？

老子：回來了，回來了。

趙小姐：真是想不到的事。

老子：趙小姐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

趙小姐：我下午有事打電話回家，我媽告訴我的。妹妹有沒有哭？

老子：很好。黃小姐也回來了，大概她現在正陪著她。

趙小姐：我去看看。

△趙小姐進電梯，下。

一德：玉如，要不要到我那兒去坐坐？

玉如：（想一想）好。（站起來）

老于：（走過來）去跟一德聊聊也好，你媽知不知道你出來？

玉如：不知道。

老于：也不要聊太久，怕你媽找你。

玉如：是。

△一德和玉如進電梯，下。

△老于望著電梯發了一會兒怔，搖搖頭，轉身，看了看地面，從櫃枱後面拿出一支掃把來掃地。

△曹太太自外上，拿著皮包和洋傘，摘下墨鏡。

曹太太：老于，現在正是大家下班的時間，人來人往，這個節骨眼上你掃什麼地，弄得「風塵僕僕」的。（用手掌在鼻子前面搥著，鼻子不斷地噴著氣）

老于：是。

曹太太：光普呢，回來沒有？

老于：曹先生？還沒有。

曹太太：小梅呢，有沒有回來？

老于：也沒有。

曹太太：（打開皮包，放進墨鏡，自言自語）這個天會熱死人，託他介紹一輛中古車，老避不見面。（從皮包拿出小鏡子和手絹，擦著臉上的汗）

△蘇太太自電梯上。

蘇太太：老于，看到玉如沒有？

老于：有，她出去了。

蘇太太：幹什麼去了？

老于：不幹什麼吧，她說她出去走走，馬上就回來。

蘇太太：（走向大門，走了兩步停住）你兒子呢？

老于：他在上面，找他有事？我去叫他下來。

蘇太太：（忙說）沒有，沒有，我找他有什麼事？（走到大門口，手叉著腰向外左右張望著）



曹太太：（收好鏡子和手絹）老子，你做事要勤快點。  
老子：是。

曹太太：不可以祇顧你眼面前，掃地祇掃（指著地面畫了一圈）你這一小塊；二樓到七樓的走道，隔兩天擦一次是可以的，掃可是每天都要掃。

老子：我是每天早上掃，等上班的、上學的都走了以後，總在九點鐘左右，郵差還沒有送信來之前。

曹太太：光早上掃一遍不夠，還是髒，你要常常檢查，拿著掃把，看到髒就掃起來。拿二樓來說，我家門前就不斷有香煙頭，檢不完，檢了又有，檢了又有，檢得我腰都酸了。

老子：（懷疑地）會有這種事？

曹太太：我不抽煙，光普也不抽煙。

老子：那是哪來的煙頭呢？

曹太太：是呀，哪來的煙頭呢？（特地強調著）那是我倒楣，遇人不淑，碰上了隔壁一個好鄰居，香煙頭自己家門前不去，丟到別人家門前來。

蘇太太：（寒著臉走過來）曹太太，你在跟老子談什麼？

曹太太：談「芳鄰」啦！

蘇太太：好像聽到你說，你家門口時常有人丟煙頭？這個丟煙頭的人是隔壁鄰居？

曹太太：嫌疑重大。

蘇太太：這話可不能隨便亂講的哦，要拿出證據來。

曹太太：二樓走道靠裡那一段就兩家人家，看哪一家有人抽煙嘛。我家光普乖得很，不抽煙，不賭錢；不像有的男人，簡直就是賭鬼。

蘇太太：（激動地）你說這話什麼意思？什麼叫「賭鬼」？我先生打牌礙著你什麼了？輸了你的錢？（又得意地）他打牌是我同意的，為了應酬，我先生人緣好，交際廣，應酬多，到處吃得開，這樣纔算得上是個真正的男人。不像有的人，管先生像管兒子似的，把個先生管得連點男人味都沒有了。

曹太太：（冷笑）哼！說得比唱得還好聽。我家光普，纔是真正懂得體貼的丈夫，知道我最怕煙味了，就不抽煙；知道我不喜歡他上桌，也從來不打牌，夫妻，就是要互相尊重。（不屑地）不過，談這些道理，人家又不懂，何必對牛彈琴呢！

蘇太太：（脹紅著臉）你罵我是牛？那你是什麼東西？

曹太太：我不是「東西」，我是人。

老子：好了，好了，曹太太，蘇太太，大家都少說兩句。從明天起，不管是不是有那麼多煙頭，也不管是誰丟



的，二樓我每天多跑幾趟，有了，隨時掃起來。

蘇太太：老子，你太老實、太忠厚，人家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？這麼大一棟大樓你一個人照顧，平時就夠辛苦的了，還一天多跑幾趟？跑得來嗎？你這條老命不要了？每天早上上上下下掃一遍還不夠？一天還得掃上好幾遍？做得不是太過份了嗎？

曹太太：（拉下臉）蘇太太，他是我們大家出錢雇的管理員，我要他做事勤快點是我的權利，也是他的義務，你挑撥什麼？

蘇太太：嘿！你也懂得權利義務？（指著電梯）你沒有交電梯費，就是沒有盡義務，沒有盡義務就沒有權利用電梯。（威氣凌人地）你說，你憑什麼用電梯？你說！

曹太太：（語塞）我，我纔用過幾次！

蘇太太：一次都不可以。

曹太太：（惱羞成怒）你管不著。

老子：（著急地）好了，好了，怎麼真的吵起來了呢！

蘇太太：誰出了電梯費誰就有資格管。

曹太太：我就不服你管，看你怎麼辦。

△彭祖光自樓梯口上，見狀奔過來，夾到兩個女人中間。

彭祖光：幹什麼？這是幹什麼？

蘇太太：（指著曹太太罵著）你撒賴！你無聊！

曹太太：（指著蘇太太罵著）你莫名其妙！

蘇太太：你沒出息，盡想佔別人的小便宜。

曹太太：你男人是個賭鬼，你是個小器鬼。

彭祖光：（兩手一推，大吼）不要吵了！

△蘇太太、曹太太都一怔，靜下來。

彭祖光：（又堆下笑臉）兩位太太，隔壁緊鄰有什麼好吵的，回去，回去，都回去。

蘇太太：她太不講理了。

曹太太：你纔不講理。

彭祖光：好，好，你們都有理，算我沒有理，行了吧？大家分道揚鑣。（將蘇太太推到電梯前，並代按下電鈕）

你呢，你走你的陽關道。（回頭推著曹太太走向樓梯口）你呢，你過你的獨木橋！

曹太太：（不悅地）為什麼她可以走陽關道，我要過獨木橋？

彭祖光：好，好，她過獨木橋，你走的是陽關道。

△電梯門開，蘇太太進電梯，下。

曹太太：（忽然想起來）喂！彭祖光，你看見小梅沒有？

彭祖光：你的梅小弟？他回來了嗎？

曹太太：老子說還沒有。

彭祖光：沒有回來我上哪兒看見他？走吧！走吧！

△彭祖光將曹太太推到樓梯口，曹太太下。

△老子將掃把放回櫃檯後面，坐到椅子上。

△彭祖光對著樓梯口，向下面招著手。

△小梅縮頭縮腦地自樓梯口上，手中拿著墨鏡。

小梅：（朝樓梯口上面望了望）上去了？

彭祖光：上去了。她是你大姐吔，你這樣躲著她幹麼？

小梅：什麼大姐，肉麻兮兮的。

彭祖光：你到底為什麼躲著她？

小梅：她不是託我介紹中古車嗎？要真介紹成了，以後這個毛病那個毛病都會找上我，後遺症一大堆，沒完沒

了，這種缺乏穩定性的女人你敢惹？

△電梯門開，張國峯上。

張國峯：老子！

老子：（忙走過來）張老師！

△小梅去開信箱。

張國峯：我剛上頂樓去看了看，那扇鐵門確實要趕快修，這個季節，下一個颱風說來就來，那扇門再經颱風一颳

，恐怕想修都修不好了，到時候花錢更多。

老子：我也是這樣想，明天我就找人來修。

彭祖光：那扇門早就該修了，張老師，我投你一票真的投對了。

△張國峯笑了笑。

△李榮慶提著公事包、李太太拿著洋傘同自外上。

△大家點頭招呼。

老子：李科長，你有信。

李榮慶：謝謝！（走去信箱取信）

△電梯門開，趙小姐和妹妹上，妹妹噘著嘴。

張國峯：妹妹回來了？

趙小姐：她今天晚上跟我睡。

張國峯：那就好。我還在想呢，王太太跟妹妹兩個人在醫院怎麼睡呀！

李太太：怎麼回事？

張國峯：王先生早上上班被一部卡車撞了，進了榮總，左邊鎖骨跟小腿骨都斷裂了，上了石膏。

李太太：（大感意外）有這種事？

△小梅和李慶榮都圍過來。

彭祖光：（問趙小姐）王太太睡在醫院陪他？

趙小姐：對。（朝李太太）妹妹想媽媽，又記掛爸爸，不想吃飯，一直哭，我帶她出去吃個小館，看場電影。

李太太：你晚上不是要補習英文嗎？

趙小姐：缺一天課沒有關係。

李太太：妹妹，你爸爸受傷的地方上了石膏，過兩天就會好的，不要緊的。媽媽不在家要聽趙姐姐的話。

△妹妹點點頭。

趙小姐：妹妹，我們走吧！

妹妹：李媽媽，再見！

李太太：再見！

△趙小姐牽著妹妹出大門，下。

李太太：榮慶，你明天班上忙不忙，去看看王先生。

李榮慶：再忙也該去一趟。

彭祖光：李科長，我也去，順道，搭我的車好了，明天上午，（想一想）九點鐘我們電話聯絡。（從口袋掏出一

包煙）

李榮慶：好哇，謝謝！

彭祖光：（抽出一支煙給了李榮慶，舉起煙盒）老子，來一支。

老子：彭先生，謝謝了。（坐回椅子上）

△李榮慶掏出打火機，替彭祖光和自己點燃香煙。

小梅：彭祖光，我也搭個便車吧！

彭祖光：自己有車不開？

小梅：何必多花汽油呢，我去你辦公室找你嘛！

彭祖光：好吧！

李太太：榮慶，我先上去。

△李太太接過公事包，走向電梯，下。

李榮慶：（吸了一口煙，搖搖頭）台北市的交通太亂。

張國峯：今天那是那部卡車轉彎轉得太急，恐怕連方向燈都沒有打。

小梅：台北市的交通亂，每一個駕駛人都要負責任，大家缺乏共識，缺乏認知，缺乏群體性的觀念，這些駕駛人，包括我在內，屬於「急速進步現代社會駕駛人症候群」，每個人都需要好好診斷診斷。

彭祖光：你說什麼群？我沒有聽懂。

小梅：「急速進步現代社會駕駛人症候群。」

李榮慶：（笑起來）小梅博聞強記，滿嘴的新名詞。

彭祖光：有這個名詞嗎？

小梅：我說的是極具真實性的，使用現代交通工具，其目的是求快，這是必然性，大家求快，在同一條路上，自然有衝突性，解決之道呢？在共識、在認知、在溝通，每個人都不應該有排他性，這些都是有絕對性的需要，是非常有其重要性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有群體性的觀念，而後我們的交通秩序纔會有穩定性。

彭祖光：你累不累呀？性呀！性呀！（對張國峯和李榮慶）他們辦公廳的同事給他取個外號——性博士。

△張國峯、李榮慶笑起來。

△小梅忽然眉頭皺起來，臉上的肌肉牽動著，作難過狀，雙腳脚尖頂在地上使勁地揉動、磨擦著，突然一個轉身，奔向樓梯口，下。

△張國峯看看小梅異樣的舉動滿頭霧水；其他的人沒有反應。

李榮慶：（笑著）小梅這個人很有趣，我剛搬進來的時候聽大家小梅小梅的，我還以為是個小姐。

彭祖光：李科長，講定了，我明天車子去接你。

李榮慶：好，好，謝謝！上去吧？張老師？

張國峯：請，請。

△李榮慶和彭祖光將煙蒂丟到櫃枱上的煙灰缸裡，走向電梯，下。

張國峯：老子！

△老子走過來。

張國峯：老子，美幸擦地一個月多少錢？三千？

老子：是的。

張國峯：多久了？

老子：開頭就這個價錢。

張國峯：我來跟另外兩個管理委員商量商量，該調整了。

老子：（感動地）多謝張老師！（停了一下，怯怯地）張老師！

張國峯：有事？

老子：（吞吞吐吐地）我……我有件事想請求張老師。

張國峯：什麼「請求」，你說。

老子：我想，我想在我現在住的房間旁邊再加蓋一小間，錢我自己出，張老師，能不能這樣？

張國峯：這個，你幹麼要多蓋一間出來？

老子：哦，哦，是一德，每天晚上看書都看到很晚，我怕影響了他，想分開來睡。

張國峯：（點著頭）分開來是寬敞些。不過這種事我一個人不能作主，讓我也跟那兩位委員研究研究看。

老子：謝謝張老師！謝謝張老師！

張國峯：建管處有沒有問題？

老子：不會有問題的，我祇蓋一小間，放得下一張床、一張書桌就可以了。

張國峯：好吧，我跟他們談談。

老子：不急，這件事不急，蓋不蓋得成還很難講。

張國峯：怎麼，是錢有困難？

老子：（閃爍其詞）不是，不是。

張國峯：老子，有什麼困難你儘管講。

老子：沒有，沒有。謝謝張老師！

△張國峯點點頭，走向電梯，下。

△老子點上烟，心事重重，唸唸有詞地踱來踱去。

△美幸提著一個裝滿燙好的衣服的塑膠袋自外上，面容憔悴，神色黯淡。

△老子上前接過塑膠袋放櫃枱上。

美幸：你跟一德的衣服全燙好了，都在這裡。

老子：（注視著美幸，開心地）你的臉色怎麼這樣？人不舒服？胃不好？

△美幸搖頭，忽然頭低下，用手掌去擦眼睛。

老子：（驚慌地伸手欲去扶美幸的肩，立刻又縮回來）你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

△美幸走到沙發前，坐下。

老子：（跟過來，柔聲）是不是發生什麼事？

美幸：（抬頭看看老子）我拜託你一件事，你，你跟張老師報告一下，以後我不來擦地了，請他趕快找人。

老子：（大驚）為什麼？

美幸：我……我要回台南去。

老子：你要回台南？

美幸：我養母要我回去，一定要我回去。

老子：回去看看，住一兩天再來就是了，幹麼把事情辭掉？

美幸：我不會回來了。

老子：（急起來）為什麼呢？到底為什麼呢？

美幸：你不要問好不好？

老子：我怎麼能不問呢？（猛吸了一口煙）

美幸：不要問，老子！（緩緩地、深情地）我後天一早就走了。老子，一德我放心，他會照顧得自己好好的；

你……你，我也放心，就是，身體要緊，以後香煙少抽點。（無力地垂下頭）

△老子失神地凝視著美幸，煙蒂從手中滑落到地上。

燈光漸暗，幕漸落

## 第二幕

幕 啓

△老子雙手反握在身後，神情憂悒地踱來踱去，踱了幾步站住，發著呆，一面習慣地拿出香煙叨了一支到嘴上，掏出打火機擦亮，火苗纔一閃，人陡然一驚，忙將打火機和煙收回口袋，握著拳頭自責地在腦袋上敲了兩下，又踱起來。

△蘇永泰自樓梯口上。

蘇永泰：（故作輕鬆狀）老子，滿悠閒的嘛！

老子：（強笑著）沒事。

蘇永泰：（掏出一包外國煙，抽出一支）來一支。

老子：（搖搖手）我剛丟掉。

蘇永泰：洋煙吧！

老子：我從不抽洋煙。

蘇永泰：現在洋煙滿街都是，沒什麼稀奇的了。（自己將煙點上）

老子：又要出去？

蘇永泰：母老虎正在睡午覺，此時不溜，更待何時？

老子：蘇先生，你就少來兩場吧，蘇太太也是為你身體好，熬夜傷神啦！

蘇永泰：沒有辦法，你不來，人家會找你，不放過你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老子：還是看自己啦，把得住把不住。

蘇永泰：（伸出一隻手）方便吧？

老子：又要迴轉？

蘇永泰：兩千。

老子：恐怕沒有那麼多。（看了看上衣口袋，走到櫃枱後面拉開抽屜取出幾張鈔票出來，祇有一千六。

蘇永泰：都給我吧！（不由分說地奪過鈔票便往口袋裡塞）我帶得有，但是身上多放幾個，氣勢就不一樣，錢多

壯膽。（揮揮手）明天早上一定還你。（往外走，走了兩步忽然停住）老子，有句話我老沒有機會跟你

講。

老子：什麼話？

蘇永泰：那天那件事嘛！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，讓你跟一德蒙受了那種不白之冤，我替我老婆向你道歉。

老子：不敢，不敢，事情過去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

蘇永泰：我那個老婆，神經病，不能跟她計較，要認真計較的話人會氣死。

老子：不過，我就是想不通，那五千塊錢怎麼丟的呢？

蘇永泰：難講，說不定根本就沒有壓在電視機上頭，她自己都忘了塞到哪裡去了。對了，我還有一句話，老子，

一德這孩子，好！我喜歡他，將來他跟玉如的事，我來作主，你告訴一德，不要洩氣。（揮揮手）謝了！

△蘇永泰走向大門，下。

△老子把櫃枱的抽屜關上，坐下。

△電梯門開，彭祖光上。



彭祖光：（走向老子）老子，你有個好消息我要告訴你。

老子：（忙起立）我有好消息？

彭祖光：你打算在頂樓加出一個房間來不是嗎？張老師跟我父親談過了——我父親也是這一屆的管理委員嘛，他說可以。

老子：（有點沮喪）這件事？我不想蓋了。

彭祖光：沒有關係呀，我特地上頂樓量了量，你要蓋的那點地方，在公共設施範圍之內，剛好在七樓出電梯的過道上面，不會侵犯到兩邊七樓住戶使用頂樓的權利。

老子：彭先生，謝謝你，我真的不蓋了。

彭祖光：蓋那麼一小間，用不著多少錢的。

老子：我祇是隨便提提，後來想想，用不著。

彭祖光：能蓋起來還是好，活動空間總大一點。你再考慮考慮，要蓋的話，先告訴我，我有一個朋友，可以給你算便宜點。

老子：謝謝！

曹太太的聲音：大姐說話算數，成交了一定請你客。

小梅的聲音：我有句話得說在前頭。

曹太太的聲音：你說。

△曹太太拿著洋傘和小梅同自樓梯口上，站在口子上繼續說話。

小梅：成交了，請客倒不必，成不了交，我有言在先，我再也不做這種媒人，不介紹了，以一次為限。

曹太太：（撇起嘴，作不悅狀）你這是幹麼嘛！

小梅：你不知道找一輛合適的中古車多麻煩、多費事，我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。（轉臉看到彭祖光，忙說）彭祖光，你在這裡好得很，陪我們一塊去。

彭祖光：去哪？

△老子坐回去，攤開報紙看著。

小梅：我替曹太太找到一輛中古車，去看貨。

彭祖光：在哪？

小梅：人家車子開來了，我們這裡不好停車，停在巷子口對面那座小廟前面，廟門口不是有棵樹嗎？樹底下蔭涼，好談。

曹太太：你這頭大笨牛，不會要他開到我們車庫來？



小梅：（笑了笑）我倒沒有想到。

曹太太：太陽這麼大，還要我往外跑。

小梅：幾步路嘛！

彭祖光：車子怎麼樣？

小梅：八四的，人家自用的，保養得很好；就外觀言，很具可看性，我很中意。天藍色，有飄逸之美，線條也不錯，雖然是輛中古車，倒也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。

彭祖光：跟你大姐一樣。

曹太太：（佯裝嗔怒地舉起洋傘要打彭祖光）死鬼，吃起我的豆腐來了。

△彭祖光邊舉起一隻手擋著邊笑起來。

小梅：彭祖光，你也是開車老手，怎麼樣，去幫忙參考參考。

彭祖光：我不去。（笑著）你臨死還要找個墊背的。

曹太太：（刷地拉下臉）彭祖光，你存心觸我霉頭是不是？車子還沒有買成，就死呀死的，死你的頭。

小梅：（對彭祖光）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不好？

彭祖光：我呀，學你一句話，我具有「警覺性」。

曹太太：（疑惑地看看小梅，又看看彭祖光）你們兩個在講些什麼呀？對了，又是「死」啦，又是「墊背」啦，

什麼意思？欺負我外行，勾搭起來耍我？

小梅：曹太太……

曹太太：（立刻糾正著）胡大姐。

小梅：胡大姐，我怎麼會耍你呢？我替你介紹車子是純服務性的，一不拿回扣，二不拿佣金，我要你什麼？彭

祖光，走哇！

彭祖光：（無可奈何地）曹太太，請吧！

△曹太太走在前面，到大門口撐起洋傘。

彭祖光：（白了小梅一眼）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，今天陪你們去看過車子，以後有這個毛病，有那個毛病，好往我身上推？

小梅：我可沒有這種存心。（推著彭祖光往外走）走吧！走吧！

△曹太太、彭祖光、小梅同下。

△電梯門開，一德上。

一德：爸爸！

△老子疊起報紙，走到前面來，父子倆對看了一眼，老子幽幽地吐了一口氣，踱開。  
一 德：爸爸，趁這個時候沒有什麼事，去上面躺一會。

△老子不以為然地擺擺手。

一 德：這兩天你沒有睡好，今天早上一點多纔睡著的吧？五點不到就起來了。

老子：少睡幾個鐘頭覺算什麼。

一 德：反正現在也沒有什麼事，睡上一兩個鐘頭，精神會好些。

老子：我從來不睡午睡的。

一 德：看情形嘛！

老子：我是個從來不睡午睡的人，忽然睡起午睡來了，笑死人！

一 德：（不解地）這有什麼可笑的？

老子：就有人會笑嘛！

一 德：笑什麼？

老子：（煩躁地）虧你是個大人了，怎麼這樣不開竅？

一 德：我不懂。

老子：（左右看看，靠近一德，壓低嗓門，著急地）你幸姨昨天纔走，我今天就像生了病似的躺下去，不笑死人？

人？

一 德：爸爸，你想得太多了。

老子：這方面不能不想到。

一 德：（埋怨地）就是因為你想得太多，顧慮得太多，事情纔會變得今天這個樣子。

老子：是我錯了？我能怎麼樣？

一 德：一個人的命運操在自己手裡，該爭取的就要爭取，該掌握的就要掌握住。

△老子胸口起伏著，拿出香烟和打火機，點上一支，捏著打火機的手不住顫抖。

一 德：（歉然）爸爸，對不起！

老子：（吸了一口煙）你幸姨要我少抽煙，這兩天反而抽多了。

一 德：慢慢來。

老子：你不是唸著要看看一齣什麼外國電影嗎？得金像獎的，去呀，你也該出去散散心。

一 德：（搖搖頭）我上去看書。

△玉如自樓梯口上。

玉如：于伯伯，有沒有看見我爸爸出去？  
老于：有。

玉如：她有沒有講去哪裡？

老于：老地方。

玉如：這邊媽剛上床午睡，那邊就看不見他的人。

老于：玉如，你要好好勸勸你父親，他這樣下去不行。

玉如：怎麼不勸，不肯聽呀！

老于：你媽那些招數，什麼拿菜刀啦，什麼鎖起房門來不讓你爸爸進去啦，什麼假裝吃安眠藥啦，不管用的；

還是得多勸，多跟他談。

玉如：今天禮拜六，他不到明天早上是不會回來的，明天早上，大家又都有得罪受了。

老于：（嘆口氣）唉！

玉如：一德，你替我借的那本書我看完了，我去拿。

一德：我有卷瑪丹娜的錄音帶，要不要聽？

玉如：好。

一德：你去拿書，拿了我們一起上去。

△玉如、一德同往樓梯口，下。

△電梯門開，蕭老上。

老于：蕭老！

蕭老：剛睡午覺起來。（活動著筋骨）

老于：蕭老，您坐。（把報紙放茶几上）

蕭老：我不看報。老于，我有話跟你談談。

老于：是。

蕭老：還是美幸的事，她究竟為什麼要回台南，而且回去就不再來了，你有沒有辦法打聽出來？

老于：（搖著頭）蕭老，我到哪裡去打聽？

蕭老：她哥哥也一點都不知道？還是知道不肯告訴你？

老于：真的是不知道。她養母從台南打過好幾次電話來，談些什麼，她哥哥問她，她嫂嫂問她，硬是不肯講。

蕭老：越這樣越叫人不放心啦！老于！

老于：就是。可是，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？

蕭老：美幸東西全帶走了？

老子：全帶走了。其實，也沒有什麼東西，一些隨身的衣服，一個鋪蓋，真可憐！走的那天我沒有去送她，一德去了，我不便送，我也不想看到她那個樣子。

蕭老：老子，美幸走了，你跟她哥哥還是要保持聯繫，多來往，她為什麼走，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，否則，你這顆心永遠放不下來。

老子：是！

△曹光普自外上，提著一個裝滿錄影帶的大塑膠袋，顯得很重，滿頭大汗，上衣也濕了。

曹光普：（招呼著）曹老！

蕭老：（點著頭）曹先生！

△曹光普將塑膠袋放地上，取出手帕擦著汗。

蕭老：（看了一眼塑膠袋）曹先生，你去租錄影帶？

曹光普：是呀，我太太喜歡看港劇。

蕭老：什麼劇呀？

曹光普：馮寶寶的「楊貴妃」。

蕭老：這麼多卷？

曹光普：這裡纔一半呢！「楊貴妃」有二十卷，我們分兩次租，這是後十卷。我太太睡過午覺起來就要看，偏偏我們附近這家出租錄影帶的店裡那十卷租出去了，我祇好找別家，跑了老遠，找了兩家纔租到，怕我太

太睡醒了，趕急趕忙跑回來，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）跑得滿頭大汗。

老子：曹先生，曹太太出去了？沒有睡午覺？

曹光普：（頗為意外地）她出去了？沒有睡午覺？

老子：這我就不清楚了。

曹光普：（自言自語地）早知道她要出去，我也用不著這麼趕了。（問老子）他出去做什麼？

老子：去看一輛中古車。

曹光普：哦！哦！她老早就想買一部車子，駕駛執照也考到了。

蕭老：曹先生，駕駛執照你有沒有去考？

曹光普：（笑笑）我太太不許我考，怕我跟她搶車子用。

老子：曹先生，曹太太就在巷口看車子，你進來的時候沒有看見她？

曹光普：沒有，我悶著頭趕路，也沒有注意。

△電梯門開，趙小姐背著皮包上。

曹光普：（忽然想起來）糟了，我太太就在巷口看車子，可能馬上就會回來，午飯的碗我還沒有洗的。

△曹光普提起塑膠袋匆匆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趙小姐：蕭老，您好！

蕭老：（笑著點點頭）你好！

趙小姐，美幸不幹了，能不能快點找到個擦地的？

老于：我來問，附近一定有。

趙小姐：不過要找個像美幸擦地擦得這樣乾淨的不容易。

老于：趙小姐，妹妹一早就到醫院去了，這裡有王先生一封信。

趙小姐：平信還是限時？

老于：平信。

趙小姐：那不急嘛，反正妹妹每天會回來睡覺，讓她明天帶去好了。

蕭老：趙小姐，王先生情況怎麼樣？

趙小姐：很好，現在就等著拆石膏。蕭老，我出去一下，再見！

蕭老：再見！

△趙小姐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△住戶丙自外上，匆匆走到電梯口，按了電鈕。

△電梯門開，蕭老太端著一個保溫杯剛跨出一隻腳，住戶丙便迫不及待地擠進去，蕭老太慌忙閃開身子讓

他進去，電梯門關上。

蕭老太：（對蕭老笑笑）我就知道你在這裡，下樓來也不說一聲。（將保溫杯遞給蕭老）

△蕭老喝了兩口茶，將杯子放到茶几上。

蕭老太：（轉向老于）他呀，唸了一上午，要下樓來找你談談美幸的事。

老于：蕭老太太，蕭老，謝謝你們這樣關心。

蕭老太：怎麼說呢？有沒有路子？打不打聽得出來？

老于：打聽不出來。

蕭老太：這不是急死人嗎？到底什麼原因匆匆忙忙的說走就走，一走還回頭，你看。

蕭老：急有什麼用，慢慢的設法打聽吧。

蕭老太：你現在會這樣安慰我，你剛剛吃飯的時候還不是拿著筷子直敲碗：急死人了！急死人了！

蕭老：（忽然想起來）對了，老子，美幸的哥哥為什麼不送美幸去台南？這樣不是就知道了嗎？

老子：美幸不讓她哥哥送，她哥哥跟她養母是死對頭，兩個人大吵過，從此不講話，不來往。

蕭老太：她養母家還有什麼人？

老子：沒有，就她養母一個。

蕭老太：多大年紀了？

老子：好像六十五還是六十六了。

蕭老太：靠什麼過日子呢？

老子：靠美幸每個月寄錢去。

蕭老太：所以囉，美幸一個月辛辛苦苦累死了纔掙幾個錢，還要寄給她養母，拿美幸平常做人來看，寄恐怕還不

在少數，怪不得美幸苦成那個樣子。

蕭老：美幸的生身父母呢？都過世了？

老子：都不在了。

蕭老：除了這個哥哥，也沒有其他親姊妹？

老子：沒有。

蕭老太：美幸命是真苦；說到這裡，老子，你呀！……

蕭老：（趕緊打斷蕭老太的話）那些於事無補、沒有用的話還說它幹什麼呢？

△老子低下頭。

蕭老太：（嘆口氣）唉！怪祇怪你們兩個沒有緣份。

△張國峯自外上。

張國峯：蕭老！蕭老太太！

蕭老太：張老師出去了？

張國峯：學校一個同事結婚，說十二點入席，結果弄到一點多纔喝到第一口酒，散席了又去新房轉了一圈。蕭老太太，你們出國的手續辦得怎麼樣了？

蕭老太：還在辦。

張國峯：又可以享享兩個月的含飴弄孫之樂了。

蕭老：美國，隔一段時間跑一趟，看看孩子，很好；要我長久住下去，過不慣。

蕭老太：本來我計算得好好的，美幸幫我家裡擦地嘛，這兩個月，鑰匙交給她，請她常常幫我打開窗戶透透風；

到處擦一擦；客廳裡那盆什麼樹，澆澆水，沒有想到生出這種事，算了吧！

老子：（艾艾地）張老師……真不好意思的，我，我說的蓋房間的事，不要了。

張國峯：不要蓋了？

老子：是的。

張國峯：為什麼又不蓋了呢？有一位管理委員我還沒有跟他商量；另外一位彭先生都同意了。

老子：我想了一想，沒有什麼用。

蕭老：（不知所以地）蓋什麼房間？

張國峯：老子原來計畫在頂樓多接出一個房間出來。

蕭老：這樣好嘛，寬鬆點。

老子：實在用不著。

張國峯：這樣吧，老子，以後你什麼時候想著蓋什麼時候告訴我。蕭老，蕭老太太，失陪了。

△蕭老、蕭老太太點頭。

△張國峯走向電梯。

△曹太太拿著洋傘和小梅、彭祖光自外上。

小梅：曹太太，如何，做個決定性的決定吧！

△張國峯走到電梯口，見曹太太進來，返身走了兩步，看著曹太太和小梅說話，任電梯門開了又關。

曹太太：小梅，你的眼光真差勁，不入流嘛！那樣的破車，樣子又蠢，顏色又難看，還說得個天花亂墜。（指指

彭祖光）你也是的，好哇！好哇！好什麼？好在這裡？

小梅：那就算了嘛！

曹太太：再繼續幫大姐找。

小梅：喂，我有言在先，下不為例。

曹太太：你想拋棄我不管了？不行，我賴上你了！

小梅：（以掌擊額）我的天啦！我怎麼受得了？

曹太太：（一眼看到張國峯，正起臉色走上前）張老師，您好！

張國峯：（含笑點頭）曹太太，您好！

曹太太：張老師，你是新任的主任委員對不對？

張國峯：對。

曹太太：那，這棟大樓現在都歸你管了？

張國峯：不是管，是提供服務。



曹太太：那好，給我們擦地的女工辭職了，你應該知道吧？  
張國峯：當然知道。

△在場的人的眼光都集中到張國峯和曹太太身上。

曹太太：有沒有找新人來接替？

張國峯：正在找。

曹太太：明天禮拜天，又該擦地了，要是新人還沒有找到，怎麼辦？

張國峯：祇好空一次不擦了。

曹太太：空一次？這不是你的責任嗎？

張國峯：是我的責任，但是一下子實在找不到，祇好空一次了。

曹太太：空一次還馬馬虎虎啦，一直找不到呢？

張國峯：不可能一直找不到。

曹太太：（咄咄逼人地）我是說，假如一直找不到呢？

張國峯：祇好一直空著了，必要的時候大家自己動手來。

曹太太：自己動手？以前別人做主任委員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，到你任上要我們自己動手？這像話嗎？

張國峯：我覺得很像話。

曹太太：（瞪著張國峯）你——

張國峯：曹太太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

曹太太：（沒好氣地）哼！

張國峯：據我了解，你從搬進來到現在，沒有交過電梯的電費跟維護費。

曹太太：我住二樓，用不著電梯，幹麼要交那種錢？

張國峯：完全不用？我就看到你先生用過，而且是你硬要他用的。

曹太太：偶而拿了重東西，搬不動，難得用那麼一次也不行？你這個人未免太沒有人情味了吧？

張國峯：是這樣嗎？那真是很遺憾；不過，我還是要這樣講：曹太太，從這個月開始，請你以後按月如數交這筆錢。

曹太太：（斷然）我不交。

蕭老：（走上前）曹太太，話不是這樣講，要是每一戶都這個錢不肯交，那個錢不肯交，這棟大樓不是要癱瘓掉了嗎？

曹太太：（忿然）你們想怎麼樣？看我先生忠厚老實，不會給我撐腰，就聯合起來欺負我婦道人家？告訴你們，

我不是那麼好欺負的；我偏不交，看你們拿我怎麼樣。

張國峯：曹太太，冷靜點，以往的過去了就算了，以後按月照交就是了。

曹太太：（挺起胸膛）我胡大姐從來不交這種錢的。

張國峯：老子，你請過來一下。

△老子走上前。

張國峯：老子，我交代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徹底執行：從現在起，凡是曹府的人以及曹府的客人，一律不可以使用電梯，有人要用，你就擋在電梯門口不讓他進去；是曹府的客人的話，他們不知道是因為做主人的不肯交電梯費，你得跟他們說清楚，讓他們了解。

曹太太：（臉色大變）你，你也做得太絕了。（扭身奔向樓梯口，奔到口子上站住，回頭瞪著張國峯，高聲）張國峯，你神氣個鬼！你有什麼了不起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一個「中」學教員而已。

△曹太太說罷轉身急下。

老子：（試探著）張老師，真要那麼辦嗎？

張國峯：（拍拍老子的肩）我是唬唬她的，你可別當真；我倒要試試看，故意說把這件事情在她的客人面前宣揚開來，她會不會有所顧忌。

蕭老太：（搖搖頭）曹太太這種架式，我第一次見識。

彭祖光：張老師，你也不用著生氣，這是她的慣技，每一位主任委員新上任，她都要找人家一點麻煩，好讓人家不敢惹她；不過，她今天可是嘗到了你的「下馬威」。

張國峯：對這種人，你怎麼辦呢？

蕭老：張老師，盡力而為就是了，她要是實在不肯交，別人說什麼她又不在于，就不必理她了。真是的，一個月纔幾個錢嘛！

小梅：類似她這種人，別的大樓也有，這批人，屬於所謂「現代社會公寓大樓住戶症候群」，其心態有共同性。我告訴你們有棟大廈有個住戶纔笑掉人大牙呢……（邊說臉上的肌肉邊牽動著，作難過狀，雙腳脚尖頂在地上使勁地揉動、磨擦著，話沒有說完，突然一轉身，奔向樓梯口）

張國峯：（詫異地）小梅怎麼回事？

△小梅奔到樓梯口，和衝出來的蘇太太差一點撞個滿懷。

蘇太太：（罵著）你搶著挨頭刀呀？搞什麼東西！

△小梅不理蘇太太，急下。

蘇太太：（氣急敗壞地衝到大家面前）這怎麼得了！你們說，這怎麼得了！

△大家面面相覷。

張國峯：蘇太太，什麼事？

蘇太太：你們知道美幸為什麼一聲不響的忽然不幹了嗎？她偷了我的東西跑掉了呀！

△大家又是一怔。

老于：（上前）你說美幸偷了你的東西？

蘇太太：不是她還有誰？我腰有毛病，蹲不下去，家裡的地找她幫忙擦，祇有她進得了我的房間。

蕭老太太：蘇太太，你丟了什麼東西？

蘇太太：一把這麼大（用手比劃，約莫煙盒大小）的金鎖片，上面還連了一條金鏈子，還是玉如滿週歲她外婆送的。我這兩天就在想，那個女人擦地擦得好好的怎麼忽然不幹了？我一下子想起這個鎖片了，一找，果然沒有了。

蕭老：蘇太太，你再好好找找看。

蘇太太：家裡都翻遍了。事情很明顯，我兩次丟東西，一次五千塊錢，一次金鎖片，都是有道理的，因為祇有兩個「外人」會進到我家裡去。

老于：（板起臉）蘇太太，你一再這樣說些無憑無據的話，太沒有道理了，我們也是有人格的，有尊嚴的。

蘇太太：難道我冤枉了你們？上次你兒子順手牽羊拿了我五千塊錢，你們不是默認了？

老于：（怒目逼視著蘇太太，大聲）我們不想跟你計較，倒變成默認了？你也欺人太甚了吧？今天這件事情，

美幸本人不在這裡，沒有機會辯白，那她也是默認了？

彭祖光：（拉著老于）老于，有話慢慢講。

張國峯：蘇太太，話不可以這樣講啊！

蘇太太：事實擺在眼前嘛，美幸就是怕當面出醜，纔趕緊溜掉的，這就叫做賊心虛。

老于：（憤怒地）蘇太太，你這樣瞧不起人！看樣子不把美幸找回來親自講清楚，她一輩子要背個賊名。我現

在就叫一德跑一趟台南。（瞭了蘇太太一眼）你太過份了！

△老于邁向電梯；大家怔怔地望著他，鴉雀無聲。

幕急落

## 第四幕

幕啓

△張國峯坐沙發上看報。

△電梯門開，李榮慶、李太太上。

李榮慶：（招呼著）張老師！

張國峯：（放下報紙站起來）李科長，出去？（笑著）賢伉儷一向是形影不離、出雙入對的。

李太太：（含羞地）不，不，榮慶有事要出去，我不出去。（凝重地）張老師，我是來問問昨天的事情。

李榮慶：昨天家母生日，她住在我弟弟那裡，我們帶了孩子在我弟弟家玩到晚上十一點多纔回來。

李太太：昨天的事，早上鳳英告訴我，我纔知道，鳳英當時也不在場，說不很清楚。一德昨天去台南了？怎麼知道美幸養母家的地址的。

張國峯：問美幸哥哥要的，原來她養母還不在台南市，在台南縣的鄉下。

李太太：蘇太太丟了金鎖片、金項鏈，怎麼會扯上美幸？

張國峯：說美幸擦她家地，進過她房間。

李太太：就因為這個扯上美幸了？這是我這樣想：一般人藏得有貴重的首飾，不會天天拿出來檢查一遍，蘇太太那些東西，不一定什麼時候丟的，不好一口咬定就是美幸拿了，拿到手就溜了。

李榮慶：美幸能夠回來一趟也好。我的看法，這件事情應該報案，趁美幸在這裡，讓警方來處理，美幸問心無愧，泰然處之的接受調查，大家沒有話講；不這樣，美幸再怎麼表白，還是有人不相信的。

張國峯：（點著頭）這是正辦，應該這樣。

李榮慶：不過，美幸也是，為什麼好好的忽然不幹了呢？到底什麼原因？

張國峯：沒有人知道，連老子也不知道。

李榮慶：客觀的想想，也難怪蘇太太會聯想到美幸身上。

李太太：（看看手錶）榮慶，好走了吧？跟人家約好了時間的。

李榮慶：（也看看手錶）該走了。

李太太：早點回來。

李榮慶：哦！

△李榮慶向張國峯揮揮手，走向大門，下。

李太太：蘇太太最近好像走了破財運，一連的丟東西，前幾天丟了五千塊錢，現在又是金鎖片。

張國峯：（笑笑）事情會出在她一家，也奇怪。

△電梯門開，鳳英挽著黃先生和蕭老、蕭老太太上。

李太太：（忙上前幫著扶黃先生）黃老先生你也下來了。

黃先生：下來看看，不放心啦！

蕭老太：張老師，一德還沒有回來？

張國峯：回來了。

△大家為之一振，都望向張國峯。

蕭老：美幸呢？有沒有一塊來？

張國峯：也來了。

李太太：人呢？

張國峯：他們先到美幸哥哥家去了，一德打了電話來，要老子也趕了去，好像有什麼很重要的事情商量。

蕭老：人來了就好辦。

蕭老太：美幸敢來，可見她是冤枉的。

黃先生：人來了，面對面，話纔說得清楚。（邊說邊由鳳英和李太太攙到沙發上坐下）

張國峯：回來這一趟不容易，她養母本來硬是不放人。

李太太：為什麼？

張國峯：怕美幸不肯再回去。

蕭老太：這個養母也太霸道了，有正經事也不讓人來？

蕭老：由此可見美幸這一次回去受她養母壓力很大，極可能是她養母逼著她回去的。

黃先生：後來她養母怎麼又同意她來？

張國峯：我跟一德在電話裡談了幾句，一德告訴我，最後逼得沒有辦法，他就嚇唬美幸的養母，說不讓美幸親自

來澄清，警察會誤會美幸真的偷了人家的東西，她就成了窩藏小偷，會抓起來的。

蕭老：（笑了）一德還真能隨機應變。

蕭老太：（著急地）老子去了多久了？怎麼還不帶美幸來嘛！

張國峯：去了有一陣子了。

蕭老：你別急嘛，人都來了，還怕見不到她？

鳳英：（對黃先生）爸爸，你坐，我上去了。

李太太：鳳英，急著上去幹麼？

鳳英：我在洗衣服。

△鳳英走向電梯，下。

黃先生：坐呀，坐呀，這裡還有一張椅子，誰坐呀！

張國峯：對了，這裡還有一張椅子嘛！（將櫃枱後面的椅子搬過來）坐，坐，坐下來好講話。

李太太：蕭老、蕭老太太，兩位坐呀！

蕭老：我不坐，你們兩位女士坐吧！

蕭老太太：（對李太太）不要跟他客氣，我們坐吧！

△蕭老太太和李太太分別坐到沙發和椅子上。

張國峯：我還有件事講給你們聽。蘇太太家也是多事之秋，今天一大早就跑去按我家門鈴，嘩、嘩、嘩的急得不得了，嚇我一大跳。

蕭老太太：又什麼事？

張國峯：她家發生了「黃禍」，抽水馬桶不通了，大小便泛濫成災。

李太太：那是真受不了。

蕭老：這也找你？

張國峯：她不知道該找什麼人來修，昨天跟老子吵了一架，又不肯自己去找老子，要我叫老子幫她解決。

蕭老：她先生呢？

張國峯：後來我纔知道，她先生九點多鐘纔從外面回來，打了一個通宵。

蕭老太太：老子替她辦了沒有？

張國峯：替她找了一家水電行，工人已經來了，正在修。

李太太：馬桶怎麼會不通的？

張國峯：不知道。

黃先生：老話說，事不過三，蘇太太家一個禮拜發生了三件大事，過了應該會太平了。像她這樣的住戶，多來上兩家，你這位主任委員會累死。

△大家笑著。

△電梯門開，趙小姐上，提著一個小銘鍋。

趙小姐：（看看大家）各位都在這裡等消息？

蕭老太太：一德跟美幸都回來了。

趙小姐：（高興地）那好呀！

李太太：現在在美幸的哥哥家。

趙小姐：美幸回來了好，這種事一定要講清楚。我覺得，不僅僅美幸跟蘇太太兩個人講清楚就算了，而且應該報派出所，東西究竟怎麼丟的，誰拿了，要查個水落石出；否則，同一棟大樓的人，心裡總是感到疙裡疙

搭的。

黃先生：趙小姐很有見地喲！

趙小姐：（不好意思地）哪裡，我隨便講講啦！

張國峯：報案的事，剛纔李科長也跟我提到了，確有必要，蕭老，你看呢？

蕭老：該！該！

趙小姐：張老師，昨天接連發生兩件事，都出在二樓，其中一件怪我，我太疏忽了。

張國峯：（不解地）怪你？哪件事怪你？

趙小姐：真抱歉，也是我最近比較忙一點，忘了跟你講，（側臉向樓梯口張望了一下）曹家的電梯費用，曹太太不肯交，曹先生交了。

△大家相顧愕然。

張國峯：他按月交？

趙小姐：是呀，他是瞞著他太太的，因為我兼管理委員會會計，他每個月交給我。這件事祇有主任委員跟我知道，你接任了，我忘了告訴你一聲，害得你昨天又嘔了一肚子氣。

張國峯：（笑著）我沒有生氣。

趙小姐：今天我講出來，（向大家又笑又點頭哈腰地）拜託！拜託！各位千萬不能傳出去啊！要是傳到曹太太耳朵裡，曹先生有罪受了，那我就太對不起曹先生了。

黃先生：你放心，看看在座的，哪個是多嘴的人。

蕭老太：（充滿同情地）李太太，你不知道，曹先生好可憐喲！

李太太：是呀，曹先生真是個好人。

張國峯：其實，應該讓大家都知道，像現在這樣，錢交了，還得不到大家的諒解。

黃先生：但是，又有趙小姐說的顧慮呀！

蕭老：（對張國峯）希望你昨天那記「下馬威」有效，問題就徹底解決了。

趙小姐：各位，我失陪了。（舉起鋁鍋）我媽做了點菜，我送去榮總。

黃先生：趙小姐，王先生好多了吧？

趙小姐：好多了，進步很快，下個禮拜可以拆石膏了。（擺擺手）大家再見！

張國峯：再見！

李太太：趙小姐，再見！

△趙小姐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

蕭老太太：這位趙小姐跟王家走得最近？

黃先生：他們兩家原來就認識，王家買這裡的房子，就是趙小姐的母親介紹的。

蕭老太太：怪不得。

蘇太太的聲音：（急促地）你站住！你站住！

△大家緊張地望向樓梯口，蕭老太太和李太太起立。

△蘇永泰自樓梯口上，睡眠不足的樣子，精神有點萎靡，邊將上衣的下擺往褲子裡塞，邊往外走；蘇太太緊隨在後上。

蘇太太：（快步趕到蘇永泰前面，雙手叉腰，擋住去路）你給我站住。

蘇永泰：太太，我對天發誓，我確實是到公司去加班。

蘇太太：我不管你什麼事，你今天就是不可以出去。

蘇永泰：我不加班，公事辦不出來，會受處分的。

蘇太太：最好叫你總經理槍斃你。

蘇永泰：太太，講點道理好不好？

△蘇永泰欲攔開蘇太太往外走，蘇太太抓著他手臂，頭頂在他胸前，將他往後推。

蘇太太：（忿然）我不講道理？你有沒有良心？還說我不講道理？

蘇永泰：（著急地）太太，太太，不要這樣嘛！

張國峯：（上前一手抓住蘇永泰，一手推開蘇太太）蘇太太，你放手，這樣不好看。

李太太：（也上前拉著蘇太太）蘇太太，有話好好說，有話好好說。

蘇太太：李太太，你看看這個死鬼有沒有道理，賭錢賭到通宵，九點多纔回來，現在又要出去。

蘇永泰：我有正經事呀！

蘇太太：你這個老不正經的，你騙不了我。

張國峯：蘇先生，恕我多句話，假使你沒有十分重要的事，最好不要出去，你家裡今天有事。

蘇永泰：我要去公司加班。

蘇太太：張老師，不要聽他的，他騙你的。

蕭老：（也走過來）蘇先生，美幸已經從台南回來了，等下就會來這裡，這是你家的事，你丟給你太太一個人

處理，不太好吧？公司加班，可不可以改到下午？甚至晚上？

蘇永泰：（語塞）這——

蘇太太：（神氣起來，指著蘇永泰）你看到沒有？人家外人都看得過意不去，家裡大大小小的、裡裡外外的事，我

一肩挑；現在家裡臭氣冲天，一塌糊塗，你連問都不問一聲，幸虧人家老子幫了一個大忙，找了一個水電工來，等下美幸來了，我是不好意思再跟老子吵，也該輪到你去吵一吵了。

張國峯：蘇先生，上去吧！

△蘇永泰不說話，不停地將衣服下擺在褲子裡塞來塞去。

△電梯門開，彭祖光上。

李太太：蘇太太，一起上去吧，不要再說什麼了。

蘇太太：李太太，人家都說我管不住我先生，我要怎麼管？拿菜刀他不怕，我自殺他也不怕，哪一天逼急了我，我就買真正的安眠藥來吃給他看，真的！

△蘇永泰轉身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李太太：（推著蘇太太往樓梯口走）好了，好了，蘇太太，蘇先生都上去了，上去吧！上去吧！

蘇太太：（走到樓梯口，回身向大家深深一鞠躬）謝謝！

△蘇太太轉身下。

蕭老：（笑笑）蘇太太人倒很坦率。

蕭老太：（搖搖頭）這樣整天吵吵鬧鬧，叫我受不了。

張國峯：看樣子，等下雙方不至於有太大的衝突。

黃先生：怎麼說？

張國峯：蘇太太不是講了嗎，她不好意思跟老子吵了；蘇先生，更是跟老子吵不起來，你們知道為什麼？蘇先生打牌，常跟老子調頭寸，這是老子告訴我的。

蕭老太：但願如此，阿彌陀佛！

彭祖光：張老師，聽黃鳳英說，一德他們已經回來了？

張國峯：回來了。

彭祖光：對了，老子說，他那個房間不要蓋了，有沒有跟你講？

張國峯：有。後來我想不想蓋也好，蓋起來產權有問題，蓋房子的錢是老子出的，頂樓樓面是大樓的，大家的，

將來這筆帳怎麼算？

黃先生：老子蓋什麼房子？

張國峯：老子，本來想在他現在住的屋子旁邊接出一個房間來，前幾天跟我商量，我還沒有說行不行，昨天他又說不想蓋了？

黃先生：怎麼又改變主意了呢？

蕭老：我，想出其中的道理來了。

蕭太太：（指著蕭老對大家說）他呀，昨天晚上就琢磨這件事情。

李太太：（坐回椅子上，感興趣地）什麼道理呢？

蕭老：老子打算結婚。

彭祖光：（詫異地）老子想結婚？

蕭太太：（伸出手指壓在嘴唇上）噓！小聲點，這是我們亂猜。

蕭老：後來呢，美幸忽然不幹了，老子當然也就沒有必要蓋那個房間了。

彭祖光：（楞楞地）原來老子是想跟美幸結婚？

黃先生：聽了就算，不要亂傳。

彭祖光：我知道。

李太太：（深深地點著頭）蕭老，你說得有道理。

張國峯：有道理。

蕭老：所以，我又想：張老師，剛纔你說的，老子要蓋房子，產權有問題；假如他真的為了結婚蓋房子的話，

錢由大樓出嘛！房間蓋不大，花不了多少錢的。

彭祖光：恐怕有人不願意。

張國峯：房間蓋出來是大家的，將來老子不幹，別的管理員也可以用呀！

蕭老：沒有關係呀，誰不願意出，那份算我的。（問彭祖光）你不願意出？

彭祖光：我當然出。

蕭老：我想在座的都願意出。

李太太：我相信，所有的住戶，大部分都願出這個錢。

黃先生：真這樣做，沒有問題。

蕭太太：（嘆口氣）唉！可惜，做不成。

蕭老：這祇是說說，美幸一走，根本不可能了。

△曹光普繫著圍裙自樓梯口上，走到口子上向這邊探頭看看，轉身欲回去，被張國峯喊住。

張國峯：曹先生，有事嗎？

曹光普：（走過來，陪著笑）我看你們在講話，怕打攪你們了。

彭祖光：我們又不是在談見不得人的事。

△蕭老含著笑瞪了彭祖光一眼；彭祖光伸伸舌頭。

李先生：曹先生，你在做飯呀？

曹光普：是呀，李太太，我在忙廚房的事。

彭祖光：你太太呢？

曹光普：彭先生，她在看「楊貴妃」。張老師，我想跟你打個商量。

張國峯：你請說。

曹光普：今天下午，我家有三位客人來打牌，裡邊有一位胖子爬不動樓梯，張老師，讓他坐電梯，叫老子不要把  
在電梯門口，行不行？

張國峯：沒問題，沒問題。

△小梅自樓梯口上。

曹光普：謝謝張老師！謝謝張老師！張老師，我太太說，她願意從這個月起交電梯費了。

△大家互相看看，面露既驚訝又欣喜之色。

張國峯：那好哦，謝謝了。

曹光普：不過，張老師，對不起，她有兩個條件——不，不，這是她說的；應該是兩個請求。

張國峯：不敢，不敢。

曹光普：第一個請求，以後每個月的管理費，由我出面來交，她假裝著不知道我交了這筆電梯費，給她留個面子  
嘛，張老師，可不可行呀？

張國峯：（笑起來）這沒有什麼不可行的。

曹光普：謝謝張老師！（轉向大家，抱拳為禮）也拜託各位，當我太太面，不要提這件事，拜託！拜託！

蕭老：曹先生，我們不會講的。

曹光普：謝謝蕭老！謝謝大家！

彭祖光：我們大家的耳朵今天禮拜天放假，不工作，你說什麼我們都沒有聽見。

曹光普：謝謝彭先生。

張國峯：還有一個條件呢？

曹光普：我太太說，（指指小梅）梅先生一定要幫她找到一輛她滿意的中古車。

△大家一楞。

張國峯：這種條件？

彭祖光：（推了小梅一下）小梅，聽到你姐夫說沒有？

小梅：（皺著眉）交不交電梯費跟我介紹不介紹車子沒有關聯性呀，這是兩回事，怎麼可以混為一談？

曹光普：（陪著笑）梅先生，拜託勉為其難嘛！

張國峯：小梅，你怎麼說？

小梅：（哭喪著臉）好嘛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？

曹光普：（鬆了一口氣）謝謝梅先生了！

張國峯：曹先生，就這麼辦吧！

曹光普：謝謝！謝謝各位！家裡晚上有客人吃飯，廚房的事一大堆呢！我得回去了，謝謝！

△曹光普轉身急步走向樓梯口，下。

彭祖光：（喊著）曹先生，曹先生，你可以坐電梯了。

小梅：（搥了彭祖光一拳）少討厭。

彭祖光：（聳聳肩）他還不習慣。

△大家笑起來。

張國峯：小梅，謝了！

小梅：不客氣。

蕭老：多年的問題總算解決了。

張國峯：（眼睛不經意地朝大門外瞥了一下，喊起來）來了！來了！

△大家緊張地朝大門望去；李太太和蕭老太太站起來；黃先生急得伸長了脖子望著。

△美幸、老于、一德自外進，都春風滿面。

美幸：（激動地）張老師！蕭老！哦，你們都在這裡？你們好！你們好！

蕭老太太：（激動地）美幸啦！來，來。

美幸：（走到蕭老太太面前）蕭老太太！

蕭老太太：（拉起美幸一隻手在手背上拍著）美幸，你來了，來了就好。

李太太：美幸，這邊坐。

美幸：李太太，你怎麼把我當客人了呢？

李太太：你是客人呀！

黃先生：老于，怎麼說呀？

老于：（愉快地）問題解決了。

△大家又緊張起來，盯著老于。

蕭老：究竟是什麼問題？怎麼解決的？

老子：事情是這樣的：美幸的養母原來好賭四色牌，賭得入迷了，輸了不少錢，欠一個姓林的就十萬；那個姓林的去年死了太太，留下三個孩子，他跟美幸的養母談條件，要娶美幸，十萬賭債不要了，再另外給美幸的養母十萬，她養母就因為這個逼她回去。

張國峯：美幸，你怎麼不講呢？連你哥哥也不講。

美幸：張老師，講有什麼用？我哥哥不是個有錢的人，講了不是叫他為難嗎？我不能拖累他。

老子：美幸對她養母又很孝順，養母說，人家逼她還賭債逼得她走投無路了，美幸要是不答應，她祇有去跳海了。

蕭老：現在問題又怎麼解決的呢？

老子：美幸的哥哥找我去，就是商量這件事。她哥哥能力有限，願意想辦法湊出十萬塊錢來；還有十萬我說我出。有了這二十萬，美幸就不必回去了。

△大家透了一口氣。

蕭老太：好，好，美幸，恭喜你啊！

美幸：（眨着眼睛不讓淚水流出來）我……我……我以後又可以給你們擦地了。

蕭老太：一德呀，以後永遠不用愁沒有人替你洗衣服吧？

一德：（激動地）是呀！是呀！

蕭老：（朝黃先生擠擠眼）剛纔我們講的房子的事情，還算數不算數？

黃先生：算數、算數。

李太太：當然算數。

張國峯：這件事由我主任委員來進行。

老子：什麼房子？

張國峯：這你就不用管了。

△蘇太太面帶笑容，手中托著一塊連著金鏈子的金鎖片自樓梯口上；蘇永泰和玉如跟在後面上，面帶羞慚。

蘇太太：（一眼看到美幸，高興地）嗨！美幸。

美幸：（招呼著）蘇太太，你好！

蘇太太：（高高托起金鎖片）你們看，你們看，我的金鎖片找到了。

△大家一陣驚訝：「哦！」

李太太：蘇太太，在哪裡找到的？

蘇太太：在馬桶裡。

△大家又是一陣驚呼：「哦！」

蕭老太：怎麼會在馬桶裡呢？

蘇太太：（指指蘇永泰）都是這個死鬼，是他偷了，偷了放在褲子後面口袋裡，上廁所不小心滑到馬桶裡去了，他還不知道，上完廁所還用水去沖，這下沖到馬桶底下去了，把我的馬桶也弄得不通了。

張國峯：有這種事？

蘇太太：老子，一德，我那五千塊錢也是這個死鬼偷了，結果輸得光光的。真對不起啊，錯怪你們了。

老子：蘇太太，錢有了下落就好了。

蘇太太：永泰，把你剛纔跪在我面前說的話當著大家再說一遍。

△蘇永泰走到人中間，撲通跪了下去。

蘇太太：你幹麼？他們又不是你的太太，用嘴巴說就好了嘛，起來。

△蘇永泰爬起來。

蘇太太：說呀！

蘇永泰：（一本正經）太太，我蘇永泰在您面前鄭重發誓，我以後再也不賭錢了，倘若再賭錢，我就會像我們家那個馬桶一樣，得腸胃阻塞病死掉。

蘇太太：（得意地）我看他很有誠意，我已經原諒他了。玉如！

△玉如低著頭上前兩步。

蘇太太：玉如，你媽錯怪了一德，下午你陪一德去看場電影，媽請客。

玉如：（含笑地）媽！

小梅：張主任委員，美辛也回來了，曹太太的電梯費也解決了，蘇先生也戒賭了，蘇太太的金鎖片也找到了，跟老子、一德的誤會也冰釋了，今天我們這一棟大樓呈現多樣性的喜事，我建議，我建議……（邊說臉上的肌肉邊牽動著，作難過狀，雙腳脚尖頂在地上使勁地揉動、磨擦著，話沒有說完，突然一轉身跑開）

△小梅跑向樓梯口，下。

張國峯：小梅這是什麼毛病？怎麼老是說話說得好好的忽然怪模怪樣的跑掉？

彭祖光：主任委員，這是他的老毛病了，他有嚴重的香港腳，他正癢得受不了呢！

△大家笑起來。

幕落

—— 全劇終 ——